

古今圖書集成



0 90468

膏菴問語卷一

濟陽張爾岐



予既廢舉子業猶時循覽經傳每於義理節目外爲說家所畧者偶有弋獲如吐嚙臍肋間得少味不必肥馘大驚也至聽人譚所聞見亦時有切予懷者並劄記之如是者二十年中笥漸滿今夏較錄成帙將以貽好事者爲譚助以其於經學則無關大義於世務亦不切得失故命之間語焉庚戌夏五月題

漢書藝文志云易經十二篇顏師古曰上下經及十翼故十二篇其十翼之目爲彖上彖下象上象下繫辭上

膏菴問語

宋一

一

繫辭下文言說卦序卦雜卦初無傳字蓋當時旣以翼名書不須復加傳字也其所謂彖本指卦下之辭所謂象本指兩象及爻下之辭所謂繫辭本統指卦爻之辭而夫子所作之翼卽以爲標目者若曰此所釋者經之彖此所釋者經之象此所統論者經之繫辭云爾非直以所作之翼爲彖爲象爲繫辭也此孔氏舊本也漢費直始分彖象之翼加一傳字附各卦後如今本乾卦自大哉乾元至天德不可爲首也之例此舊本之初變也鄭元玉璣史分彖翼於卦下象翼於爻下增入文言加彖曰象曰文言曰以別之繫辭以後尙自如舊此易本

之再變也歷代宗之卽今十三經註疏本是也程子作傳亦據是本晁說之始考訂古經釐爲八卷卦爻一彖二象三文言四繫辭五說卦六序卦七雜卦八此易本之三變也朱子所云未能盡合古人者也呂祖謙乃定爲經二卷傳十卷其序則周易上經周易下經彖上傳彖下傳象上傳象下傳繫辭上傳繫辭下傳文言傳說卦傳序卦傳雜卦傳朱子以爲始復孔氏之舊遂據之以作本義彖象傳字始於費氏繫辭以下諸傳字則呂氏所增也永樂時修大全以程傳本爲主而分本義以從之後來坊間單行本義亦用其式已大非朱子之舊

蒿菴閒語

卷一

二

矣何論孔氏嘗私據呂氏所序定爲一本藏之家塾曰雖無老成人尙有典型

杜預左傳後序云汲郡汲縣有發界內舊冢者大得古書周易及紀年最爲分了周易上下篇與今正同別有陰陽說而無彖象文言繫辭疑於時仲尼造之於魯尙未播之於遠國也據此說晉時周易經傳猶各自爲篇則謂淆雜分附始於費鄭者猶未可盡信也

易緯乾鑿度云易一名而含三義所謂簡易也變易也不易也鄭元依此義作易贊及易論云易一名而含三義簡易一也變易二也不易三也孔穎達正義述用其

說愚以簡易變易皆順文立義語當不謬若不易則破此立彼兩義背馳如仁之與不仁義之與不義以不易釋易將不仁可以釋仁不義可以釋義乎承訛襲謬如此非程朱誰爲正之

或問伏羲之後文王周公之前未有卦爻辭何以定吉凶朱子曰此無可考但周禮經卦皆八別皆六十四則疑已有辭矣愚意卦爻辭未繫以前或只據卦名以斷吉凶如乾之健坤之順屯之難蒙之不明需之宜待訟之爭辨當事簡民淳之日只此一字已足以決猶豫前民用矣降及殷季情僞日雜人之聰明亦浸不逮古文

王周公不得不多設言語以告之及孔子之世文王周公之辭人不能曉於是作十翼以輔之漢唐而後雖有十翼亦不解此諸老先生之所以皇皇作傳作義也先儒不待解而明十翼孔子之前不待十翼而明文王周公之辭則文王周公之前不待辭而定吉凶可推知也此時爲之也

或疑聰明何以浸不逮古曰只是私心太勝如心所欲

爲卦辭雖明說凶說不當爲亦認作吉若先不欲爲卦

辭雖明說吉

原本脫說吉二字今增

說當爲亦認作凶若去其私

虛已以聽何不逮古人之有

渙奔其机机卽凡也唐石經及監本大全本並同近日讀者或譌作机爲俗本所誤也

菟陸夬夬本義云菟陸今馬齒菟感陰氣之多者大全小注朱子曰菟陸是兩物菟者馬齒菟陸者草陸一名商陸皆感陰氣多之物按註疏亦具此兩說其以爲一物者則云菟陸一名商陸竊謂言兩物近確嘗聞馬齒菟與驚懼同食成驚瘦雜和驚肉同器藏之信宿化爲驚左道刻章陸根爲人形呪之能知禍福名章陸神醫書又云取商陸花陰乾百日搗末服之卧思念所欲事卽於眼中自見二物真草木之妖異者其感陰氣之多

蒿菴閒話

卷一

四

可知小人倏閃變現鬼怪百出政相似也

孝經天子章子曰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註疏以爲使人皆不敢慢惡其親近日說者又直作不敢慢人不敢惡人解俱覺未安夫不敢惡於人不

敢慢於人似謂天子愛敬其親必躬修德行廣布仁恩

不使天下之人惡之慢之也天子而爲人所惡慢則危

及宗廟不得爲孝矣愛敬盡於事親而德教加於百姓

刑于四海人尙有惡之慢之者乎若作不敢慢人惡人

解固脫却二於字大非文理其以爲不使人慢惡吾親

者求之語氣亦似多設一層也

女曰雞鳴第二章琴瑟在御莫不靜好此詩人擬想點
綴之辭若作女子口中語似覺少味蓋詩人一面敘述
一面點綴大類後世絃索曲子三百篇中述語敘景錯
雜成文如此類者甚多溱洧齊雞鳴皆是也溱與洧亦
旁人述所聞所見演而成章說家泥傳淫奔者自敘之
辭一語不知女曰士曰等字如何安頓

大東杼軸其空傳曰杼持緯者也曹氏曰梭也釋文說
文云盛緯器據曾母投杼其爲梭無疑今齊語呼理經
之具以竹爲之密如篋者曰杼不知何以差異至此
桑柔爲謀爲誌亂况斯削蘇氏曰王豈不謀且慎哉然

而不得其道適所以長亂而自削耳古來亂亡之主亦
自有其深憂過防之事如秦之惡儒生漢之錮黨人宋
之禁道學皆以爲萬世無窮之慮防閑距閉唯恐不至
他如勤征戎急聚歛鯁鯁過計自謂遠猷卒之謀非所
謀慎非所慎根本旣撥覆壓將至恬然安處而不悟亦
可哀也哉詩人之言可謂麻木處一痛針

節南山正月十月之交刺小人也爾無正責君子也國
家衰亂之會小人據勢希寵而不知止君子引身避害
而不肯留古今之通患也詩之刺小人也爲怒皆切齒
之言身撻小人之忌而不顧忘身謀者也其責君子也

爲委曲推索之辭務破其自全之隱而激之使出忘其身謀並欲人之忘其身謀者也嗚乎事君之節備矣
黍離詩傳黍穀名大似蘆高丈餘穗黑色實圓重此偶誤也黍幹低小卽腴地豐年亦無過五六尺者別有一種蜀秫乃高至丈餘此人謂之高梁得無秫黍二字聲相近致此誤耶詩緝云黍有二種粘者爲秫可以釀酒不粘者爲黍如稻之有秠穠也此語更誤黍有赤白黑三種並粘可釀未聞有不粘者若夫秫之爲物則正似蘆而高丈餘者耳與黍迥別王氏農書言之甚析詩傳又曰稷亦穀也一名稌似黍而小或曰粟也今按稷與

蒿菴閒語

卷一

六

黍苗甚似高下亦相等唯不粘爲異亦有赤黑二種其曰粟也者則誤甚粟北土恒食正名曰穀穗圓長如管顆粒附著不散黍稷則穗並長蒂散垂搖曳詩所以咏離離也秠稻之鄉種此者蓋鮮容有未詳

惡不仁者其爲仁矣連下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一氣讀俗講云惡不仁者便是爲仁誤甚此矣字語氣只畧住與其爲仁也孝弟夫子之求之也兩也字牽予晝寢章兩與字並相類註云故其所以爲仁者必能絕去不仁之事而不使少有及於其身正以者字代矣字玩之可知俗說之誤

宰予晝寢章兩與字平聲皆低徊擬議之辭當畧讀斷若急口讀過無味矣四書勿論註不可忽卽其釋音亦當一一細勘

孟子或勞心或勞力一段註云四句皆古語而孟子引之也初學多疑四句所指乃有誤以食人食於人爲孟子之言者註蓋以或勞心或勞力二句緊承故曰其爲古語可無疑獨下文四句恐人誤認故但註曰四句皆古語其實古語本通六句也

死徙無出鄉節顧麟士云達說講首二句云死者徙者舉無出鄉而人懷舊土之戀鄉田之治同此一井而人蒿菴閔語

卷一

七

安共業之風同井字亦稍作著力說妙據此則以上句言其變而下句言其常皆爲安土重遷盛世之象也愚謂此說未是上句旣云徙是容有徙時矣安得強之使常同井且鄉大而井小若鄉田而同一井更無是理今詳語脉首句自爲一事重在無出鄉第二句以下自爲一事所重在出入相友等鄉田同井乃喚起語若云鄉中田之同井者其出入必相友云云也註云同井八家也正恐人誤以爲著力語故設此句不然誰不知一井八家而朱子復云爾乎

三里之城節註云言四面攻圍曠日持久必有得天時

之善者趙氏古註云環城圍之必有得天時之善處者然而城有不下是天時不如地利趙註似長兵家言天時多言向背如背孤擊虛背亭亭擊白好之類每日每時各有其宜背宜向之方環而攻之則四面必有一處合天時之善者不待曠日持久而後有也四字爲增設矣

操則存四句本韻語鄉字平聲趙註云鄉猶里以喻居也孔疏云操持之則存縱舍之則亡其出入狗物而不有常時莫知其所向之鄉或有讀如向音者失之

周禮刑官之屬夷隸掌役牧人養牛馬與鳥言貉隸掌

菑菴閒話

卷一

八

役服不氏而養獸而教擾之掌與獸言世傳公治長解鳥語嘗疑其誕不則特具異智神解者今觀周公設此二隸豈古來原有此種伎倆可習而知耶抑荒徼之人別有師授耶若然介葛盧解牛鳴遼史載神速姑解蛇語皆不足異也

中庸無憂者其惟文王乎章句云書言王季其勤王家蓋其所作亦積功累仁之事也今按通鑑前編季歷在太丁帝乙之世數立征伐之功王命爲牧師又錫之圭瓚鉅篚爲侯伯卽其勤王家之實所謂王家殷室也功在殷而周遂日大矣

旅酬下爲上章句云旅酬之禮賓弟子兄弟之子各舉
觶於其長而衆相酬各舉觶於其長者各舉觶自飲而
酌以酬其長也而衆相酬者兄弟與賓各因其子弟所
舉之觶而交錯相酬以徧也凡酬皆先自飲洗觶更酌
以與賓賓受而不舉至旅酬則賓兄弟各少者一人於
其長前舉觶自飲洗觶更酌以酬其長長受之少者復
位長乃各取其觶賓酬兄弟之黨兄弟酬賓黨皆先自
飲而酌以授之以次飲徧所云下爲上者只是一人舉
觶爲飲酒之端耳讀者或誤以爲少者代長者酌酒儀
禮中惟燕禮坐燕時乃有執爵者行酒餘並親酌無代

蒿菴閒話

卷一

九

酌法也

尙書蔡氏註云天有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歲有
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天度四分之一而有餘歲
日四分之一而不足故天道常平運而舒日道常內轉
而縮天漸差而西歲漸差而東此歲差之由此段蓋明
古今冬至日躔中星所以不同之故四分度之一者四
分其度而得一分也如一度百分止得二十五分是也
四分日之一者四分其一日而得一分也一日十二時
止得三時是也天之腰圍名曰赤道三百六十五度二
十五分七十五秒日行不由赤道別名曰黃道止三百

六十五度二十五分六十四秒一歲之策止三百六十五日二十四分二十五秒較之黃道尙縮一分三十九秒較赤道則縮一分五十秒矣故曰天度四分之一而有餘歲日四分之一而不足也日在赤道南二十四度卽爲冬至日在赤道北二十四度卽爲夏至今歲冬至日之所在較前歲冬至日之所在尙縮數秒而已在赤道南二十四度矣蓋日之所行不在天體極寬處而斜絡於赤道之內故於經度未滿而已至進極而退退極而進之處積至數歲其縮漸多此古今冬至日躔中星之所以不同而歲差所由立也平運內轉二語可稱簡

蒿菴閒話

卷一

十

妙

閏月定四時註初學或苦難讀畧爲疏之積三百六十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三十五而與天會者歷家以九百四十分爲日法一日分作九百四十分以便布算一歲日行之數旣得全日三百六十五而又零此一日分之二百三十五分也下凡言九百四十分日之幾者並言全日之外又有此零數也一日常不及天十二度十九分度之七者月不及天旣有十三度而又零一全度之七分也十九分亦度法將全度分作十九分也餘分之積又五千九百八十八者每會餘分四百九十

九十二會則共積五千九百八十八也如日法九百四十而一得六者置五千九百八十八分於此而以九百四十分爲一日除之得六全日也不盡三百四十八者六全日之外尙餘此數也日與天會多五日有餘爲氣盈月與日會少五日有餘爲朔虛蓋三百六十日爲一歲之大較盈者多於此數虛者少於此數也一歲閏率則十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八百二十七者合氣盈之數朔虛之數共得此數也一閏再閏以至七閏皆可自此積算而得也

氣者寒暑之氣以日之歷天而生者也如日在星紀則蒿菴閒話

卷一

二

氣極寒而爲冬至日在鶉首則氣極暑而爲夏至之類前年冬至之日到今年冬至前一日日歷天一周故曰日與天會共得三百六十五日有餘較三百六十日多五日有餘故曰氣盈朔者月之始也每月朔月與日合謂之合朔此後漸離漸遠至望而極望後又漸行漸近至次月之朔復與日合故曰月與日會十二會僅得三百五十四日有餘較三百六十日少五日有餘故曰朔虛

或疑蔡註與詩十月之交朱傳日月右行之說不合是殆各取布算之便實不相妨主日月左旋者言日月不

及天之度也主日月右行者以日月不及天之度爲右
行過天之度也且朱傳亦但約畧言之他日解正蒙間
餘章却與蔡同知當日原不專主右行之說也愚意若
言日月右旋則日月當附天而行若言左旋則日月當
各乘一機而不附於天疏義云天道外旋日月內轉月
又在日之內高下相去亦六度則日月固不附天矣日
月不附天則左旋說爲長也

趙宣子囚叔向樂王鮒欲爲之請叔向弗應室老咎之
曰祁大夫必能免我祁大夫卒免之其知人之明處變
之度不待言至一段守身經國遠識更不可及鮒小人
蒿菴閒話

卷一

七

也小人不可與作緣久矣况受其脫囚之惠乎受其惠
而與之爲異彼必有辭徇其所欲又將失己君子之受
制小人身名坐隳者皆自一事苟且階之叔向寧不免
其身必不肯受小人之惠而爲所制大臣之識也

秦醫和曰夫女陽物而晦時淫則爲內熱惑蠱之疾以
女爲陽物蓋對飲食鬼物諸可致病者而言以其生氣
所聚故爲陽物情焰內熾煖觸外鑠兩火合炎發爲內
熱內熱所焚智水自竭燕昵日牽志敗神奪此惑蠱所
由來也以爲晦時之咎則鑿說也

太極圖或以爲得之陳希夷或以爲得之僧宗元此皆

信嚮二氏輕蔑吾儒之言吾儒亦每辨其誣不知此圖
卽信得自二氏亦非二氏所得奄有也釋氏方以己性
起滅世界豈肯先言太極陰陽而後言形生神發神仙
家亦止言葆精練氣方欲絕棄聖知搥提仁義烏有所
謂定之以中正仁義主靜立極者哉學者讀書但當論
其與孔孟合不合不必問出自何人也

西銘云富貴福澤將厚吾之生也竊議其不然天之福
茲一人者亦欲其錫福衆子耳福彌大者責彌重責彌
重者憂彌深若曰厚吾生已也天豈以君相之位爲私
賞哉

蒿菴閒話

卷一

三

王摩詰與魏居士書云近有陶潛不肯把版屈腰見督
郵解印綬棄官去後貧乞食詩云叩門拙言辭是屢乞
而多慚也嘗一見督郵安食公田數頃一慚之不忍而
終身慚乎此亦人我攻中忘大守小不鞭其後之累也
摩詰見解乃爾據此而推鬱輪袍非誣也當其把鄭虔
手洒淚味凝碧池頭之句與夫囚首聽處分時迴想柴
桑老人曳杖訪親知風味孰慚孰不慚

古人上衣下裳婦人則不殊裳儀禮昏禮純衣賈疏云
不言裳者以婦人之服不殊裳是以內司服皆不殊裳
彼註云婦人尙專一德無所兼連衣裳不異其色是也

所謂連衣裳蓋如深衣之類後世以有衣無裳爲男子之服殊衣裳爲女子之服不知始自何時四五十年前野老聚會猶有上著短衣下曳布裳者自道袍盛行而此種遂不見矣

齊河張如命解聲律嘗言洞簫最下貫繩一孔乃聲音所自出簫之善否全在此近見傳占衡作洞虛子傳述簫工之言曰簫孔下出貫綸者兩宜差後而斜睨勿居中而徑往此其利病最要處二說合符乃知如命於此道真有領悟也長清張非聞嘗病王子魚言律呂之非與李振之所言合如命又每言振之類官禮樂疏笙琴

蒿菴閒話

卷一

十四

諸譜俱未是聲音之道天地間自有解人若琴處而徐議之古鐘律可考而得也

漢陳遵善書與人尺牘皆藏弒以爲榮古人往來書疏例皆就題其末以答唯遇佳書心所愛玩乃特藏之別作柬爲報耳晉謝安輕獻之書獻之嘗作佳書與之謂必存錄安輒題後答之甚以爲恨觀此知漢人藏陳遵尺牘愛其筆畫非取文義也又古人名刺旣相見後亦還之魏野留富鄭公名刺作山家之寶亦以鄭公故非通例也王荆公投老後訪人常以金漆版書名紫綾囊

盛之

寸楮往來始於崇禎年以嚴禁請託於投款爲便也唐李涪云今代盡敬之禮必有短啟短疏出於晉宋兵革之代時國禁書疏非弔喪問疾不得輒行尺牘故羲之書首云死罪是違制令故也且啟事論兵皆短而緘之貴易於隱藏蓋事出一時沿易不改觀李氏此言知非盛世事也

宋寇萊公準頗豪侈以功業甚盛人不之非魏野贈詩云有官居鼎鼐無地起樓臺反語示諷耳北使至賜宴歷觀座中問譯者云誰是無地起樓臺相公蓋誤以此語爲真也

青菴閒話

卷一

五

宋錢惟演建言二后並配中丞范諷發其奸落平章事以節度使知隨州盛度爲知制誥草責辭云三星之媾多戚里之家百兩所迎皆權要之子蓋惟演之姑家劉氏而其子娶於丁謂也今人多以連姻貴顯爲榮不計其人賢否援爲譜牒之重抑知古人所唾之譽之以爲趨炎附熱之佐證者卽在此乎

古人命名取別甲乙而止無他意義其不以隱疾不以日月不以國邑山川求爲易諱而難犯也未嘗有因姓爲名者唯優名乃時有之如郭門高敬新磨之類近日士人乃以此法命子不知其非取義旣隘族姓繁多者

動輒相犯至有不復立名者亦習俗之一失也

字以表德尊名其依名立義自古已然近代字外復有別號或出自學者之所標目或本人自有寄託或以地或以德或以山水皆與名與字無涉容有義稱相近者亦出偶然非定例也數十年來又專傍字義轉取別號矣

更鼓初更無前二點五更無末二點世多穿鑿之論實或不然古人分刻置漏晝夜各五晝則爲朝爲禺爲中爲晡爲夕夜則爲甲爲乙爲丙爲丁爲戊日入後卽爲甲夜之分然尙可辨人又歷三刻天乃正曉日未出三刻前已辨人然尙屬戊夜之分五夜分段雖各有五點辨色之頃自可不用惕號故前後各闕其二也

康熙甲辰夏四月廿三日隕霜殺麥先一日大風霏微雨寒慘類初冬至五夜星月皎然已隕霜矣三日後麥芒漸白揄視但空稈唯近人居者林木下者道旁三四步內者皆成實以近人居氣稍暖林木下得蔭蔽道旁塵壘滲寒液故也後見王氏農書云晨起田間熅火令烟徹隴畝可以辟霜又聞用人曳長繩往來振麥上亦可免惜當時不及知耳

時憲歷法西洋人湯若望立即利氏學也利氏入中國

同至者數人湯其一也所立法未之聞據頒行歷日其
與舊歷不同者數事一者推算太陽出沒節氣時刻各
省早晚不同此里差法也元耶律楚材以西域與中國
相去之遠立爲里差以增損之名曰西征庚午元歷是
元已立里差法也又唐命僧一行正歷遣太史監南宮
說等於河南北平諸處分測日晷及極星夏至日中立
八尺之表同時候之陽城晷長一尺四寸八分弱夜北
極出地三十四度十分度之四浚儀岳臺晷長一尺五
寸微強極高三十四度八分南至朗州晷長一尺七寸
六分極高二十九度半北至蔚州晷長三尺三寸九分
蒿菴閒語

卷一

七

極高四十度南北相去三千六百八十八里九十步晷
差一尺六寸三分極差十度半是唐人已用里差矣一
者晝夜九十六刻亦非創立大統歷雖云百刻實每時
止八大刻時首時尾各一小刻晝夜大刻九十六而小
刻二十四六小刻折作一大刻故曰百刻時憲歷蓋以
每時八刻起算而畧其小刻也李振之云減去餘分以
便起算梁天監中作歷曾用此一者每月初交中氣日
躔卽到本宮如雨水之日日躔姬訾之類大統歷則不
然或其所定各宿官分度數不同亦自無害於理歷代
歷法宿度各有損益未嘗相仍也其最駭人耳目者葦

移參之後予初亦疑之及見湯氏星圖解云諸宿皆微
有動移歲月不同積久斯見贅宿距星漢落下閏測得
二度唐一行宋皇祐元豐皆一度崇寧半度元測五分
今測之不啻無分且侵入參宿二十四分知其所易
置二宿者本之測驗非苟爲異也歷之爲道隨時變易
求合天度而已

漢哀帝時用夏賀良之言漏刻以百二十爲度至謂改
元易號增益漏刻以求安國家誕誕甚矣韓文公記
夢詩百二十刻須臾間卽用此事漏刻可增固自可減
也

書卷開語

卷一

七

利瑪竇歐羅巴國人萬歷辛巳來貢耶穌像萬國同自
鳴鐘鐵絲琴上命馮琦叩所學惟嚴事天主精器算耳
越庚戌瑪竇死詔以陪臣禮葬阜成門外劉侗帝京景
物略云然又聞瑪竇初至廣下船髡首袒肩人以爲西
僧引至佛寺搖首不肯挈譯言我儒也遂僦館延師讀
儒書未一二年四子五經皆通大義乃入朝京師其所
著書有交友論二十五言崎人十篇天主實義同至諸
人亦各有論著分言理言器爲二種刻之曰天學初函
又所攜書七十餘卷並未及翻譯所言較佛氏差爲平
實大指歸之敬天主修人道寡慾勤學不禁殺性專以

闢佛爲事見諸經像及諸鬼神像輒勸人毀裂所誣皆
佛氏之粗者誕者有答虞德口僧蓮池二書頗令結舌
亦一快事然其言天主殊失無聲無臭之旨且言天堂
地獄無以大異於佛而荒唐悠謬殆過之甲申後其徒
爲耶蘇教會者男女猥雜幾與白蓮無爲等大非利氏
之舊矣以此爲闢佛助儒何異於召外兵而靖內難乎
要之歷象器算是其所長君子固當節取若論道術吾
自守吾家法可耳

耶蘇教每月數日祀天主剪牲陳饌隨其所有質之天
子祭天地諸侯祭山川之義僭甚矣或曰貴賤分雖殊

蒿菴閒話

卷一

九

皆乾父坤母而爲之子先王制禮乃大有限制諸侯而
下皆不得伸一獻以答生成於心不有歉乎曰不然天
子之所丘澤而陳者皆四方郡國之筐籠田野細民之
拮据也賤者修其物貴者修其儀普天之下固未嘗一
人不祭天地也辟之事親亞旅耕田牧者豢羊豕雞豚
庖人司烹宰婦孺潔器具罍酒醴奉而進之二人之前
者宗子主婦而已餘人未嘗輒得至前也苟欲事天土
大夫各勤其職庶人謹身節用以供王稅於義備矣因
是而推斯民和樂之風卽爲德馨怨恫之聲卽爲腥聞
諸吏之浚民自養者卽盜竊天地神祇之牲牲彘盛而

十度卽知此地北極出地若干度爲此地離赤道若干度

歷頭有二社三伏本皆古人時祭之名特標授民使於某日社某日伏也社卽王社國社之屬月令仲春之月命民社是也伏祭始於秦史記秦本紀云德公二年初伏正義云六月三伏之節秦德公爲之故曰初伏又年表云初作伏祠社磔狗邑四門卽其事也近日伏祭已不聞舉行民間春秋釀錢祠醮猶名曰社但用之梵宇叢祠亦未有知報地德者夫本意矣解伏者云火氣猶烈金遇之而伏但推其義而不指其事義於何附

蒿菴閒話

卷一

三

俗節飲酒皆古人祭祀之期也酒誥云祀茲酒古人無泛然飲酒者率皆祭畢而後飲祭有常期故飲亦有常時後世祭禮廢而飲酒如故遂成俗節如元宵始於漢家常以正月上辛祠太乙甘泉以昏時祠到明後世倣以爲燈節春祈秋報率以仲月因有中和節花朝月夕之飲三月民間有上墓之祭因有清明之飲五月五月弔屈原因飲端午近代因祀關壯繆飲五月十三夏至冬至並時祭常期夏禴祭薄尙聲故飲酒盛於冬而衰於夏九月祭禰故飲重陽伏祠磔狗意主禳除七月十五伊蒲之供出於佛氏皆不立飲節臘蜡祈年並於十

食者也利氏固解人當時何不以此告之

月令季夏命四監大倉百縣之秩芻以養犧牲令民無不咸出其力以共皇天上帝名山大川四方之神於季冬又曰凡在天下九州之內者無不咸獻其力以共皇天上帝社稷寢廟山林名川之祀所謂出力獻力賦稅是也非親祀也洪武三年令中書省臣凡行郊祀禮以天下戶口錢糧之籍陳於臺下祭畢收藏內庫此卽古帝王與天下九州共事上帝之意

趙緣督有測經度法測緯度法皆不用渾儀詳具草象新書利氏測驗更爲便巧如渾蓋通憲簡平儀測倒正

蒿菴閒語

卷一

五

影法各有成書其測北極高下法則指顧可辨者其法云用平圓板一面或銅或木務要平整愈大愈佳中掛一線線端綴一丸子以取其直中心畫十字線此直線卽天頂也橫線卽地平也此線以上爲地上從中心以規運一大圈以當天之圓體十字間均作四停每停刻成九十度共刻成三百六十度用時只刻一停九十度亦足矣如板式寬大再每度分作六十分更妙也中心定一量天尺可以旋轉者中界直線兩頭刻去一半以看度分寸上離心各三寸置兩耳耳中各鑽一小眼務要兩眼直對可以透望夜對北極望之看在地線上幾

二月而聚會飲食亦於是月焉古人因祭而飲酒後人崇飲而忘祭不勝三代未逮之感

沈龍江文雅社約云灌獻自兩事今人乃混而爲一不野於禮乎又云元旦家家以薄幃桌上覆以席中設天地神牌祭以酒果其意雖善却僭分今擬止設香案行四拜禮不更陳一物稍於人情爲近而禮亦無妨此二事吾鄉人恬習之嘗以爲非而人莫之信得此約爲佐庶悟也

洪武中降御製民間祭先祝文不特增人霜露之感其痛切沉至直通幽冥真聖人之言非文字工拙所可量

菴菴閒話

卷一

三

乃民間鮮知而用之者因錄之其文曰維某年某月某朔某日孝孫某闔門眷屬告於高曾祖考妣靈曰昔者祖宗相繼鞠育子孫懷抱提攜劬勞萬狀每逢四時交代隨寒煖增減衣服樽節飲食或憂近於水火或恐傷於蚊蟲或懼罹於疾病百計調護唯恐不安此心懸懸未嘗暫息使子孫成立至有今日者皆祖宗劬勞之恩也雖欲報之莫知所以爲報茲者節屆春夏秋冬天氣將溫執涼寒追感昔時不勝永慕謹備酒醴羹飯率闔門眷屬以獻尚享

禮夏祀竈今以季冬雖與古異實本功令乃云竈神於

是月二十四日上天言人功罪設糕餠酒脯之屬以送之名曰辭竈愚誣之甚蓋惑於晦日上天之說遂誤以祠爲辭耳

明初祀關壯繆公稱漢前將軍萬歷末內出金牌書勅封三界伏魔大帝神威遠振天尊關聖帝君於正陽門外祠醮三日太常祭祀則仍舊稱天啟四年部覆得旨稱帝見帝京景物畧吾鄉邢信卿先生云未出金牌之先京師縉黃喧傳有此封號宦者入內言之上曰此殆天意遂有是命

蒿菴閒話

卷一

三

志稱馬超已歸先主而猶呼其字關羽欲殺之先主曰人窮歸我殺之何以示天下張飛曰如是當示之以禮明日大會請超入羽飛並仗刀立超顧坐席不見羽飛見其直也乃大驚明日歎曰我今乃知其所以敗關張之於先主恩若兄弟而嚴於君臣之禮如此此千古之所以心折於二公也鄙俗廟祠三義先主居中關張左右並儼然南向坐舍君臣而言朋友鬼神有知肯安居否

帝京景物畧云按稗史元君者漢時仁聖帝前有石琢金童玉女至五代殿圯像仆童泐盡女淪於池宋眞宗東封還次御帳滌手池內一石人浮出水面出而滌之

玉女也命有司建祠奉之號爲聖帝之女封天仙玉女
碧霞元君後祠日加廣劉語似有所據然仁聖帝號宋
眞宗所加非漢故號也順治甲午或於泰山得玉印以
獻之官徑四寸許文曰天仙照鑿疑是封元君時物嘗
見其摹本字畫近拙

泰山高四十里其說本之漢官儀云自上下至封禪處四
十里至天門郭璞書又云從山下至頂四十八里三百
步山東按察使張五典獨驗其不然其泰山道里記云
予再陟其巔知不若是之遠乃立一法量之其法用豎
竿一根長一丈刻以尺寸竿頭置一環用橫竿一根長

蒿菴閒話

卷一

三

亦一丈當中置一環兩頭皆五尺取其輕重相稱也以
繩繫於橫竿之環而又穿於豎竿之環牽其繩之尾則
橫竿可上可下而不失其平也於是以豎竿所立之處
視橫竿所至之處則五尺爲一步矣此以量其遠近也
每量一步若在平地則橫竿由端以至豎竿前後俱著
於地若前高後下則橫竿前著於地而後懸於空視竿
所懸處至地尺寸若干此以量其高下也又置一格眼
冊每葉用三百六十格每量一步則填一格平地則於
格內填一平字其高若干尺若干寸亦於格內注之填
完一葉則是三百六十步爲一里其高則累尺寸而言

之不爽也屬盛州守轉委巡檢張嘉彩如法量之由山下至絕頂凡量四千三百八十四步而紆迴曲折皆在其中高三百八十六丈九尺一寸內除倒盤低十八丈五尺七寸抵高數外實高三百六十八丈三尺四寸折步七百三十六步六分八釐平高共積五千一百二十步有奇實一十四里零八十餘步耳昔人所稱四十餘里者果何所見哉由此而推天下之不可盡信者殆如此矣量山之法世亦有用表影勾股積算者不如是之確而可據也千古臆斷之訛一朝訂之洵一快事且其一時恬熙意象更令人神往

青菴閒語

卷一

三

泰山有一淵每禱雨沉牲一善沒者輒取食之以爲恒一日入水移二時乃出持其父兄泣曰初入時得一雞引繩貫之遍索猪首不可得潛行至西南隅失足墮穴中乃一淵也浮上求出頭輒觸石據地潛行大乃不可窮且浮且捫良久得所從墮穴口浮而上如升層樓矣記言重淵九淵沒者所墮殆其類也章邱諸生王如元庚午歲試寄宿其家親見之

終始五德之說本無確據大明集禮云國家以火德王故樂不用羽卽墨王邗直云本朝土德色尙黃常用宮徵商羽四調而去角洪武正韻以東字爲首角音也非

所宜後禮部韻會改以公字爲首則宮音矣集禮本奉
勅編纂而王說相左如此漢家自謂堯後火德旗幟皆
赤而文帝時魯人公孫臣乃上書云方今土德時當改
正朔服色制度天子下其事與丞相議丞相推以爲今
水德事頗相類

律呂之說古今聚訟前代所疑多在尺度之短長有明
自李文利而後律數多少更多異同以九寸爲黃鐘三
分損益隔八相生者歷代相承之說也韓邦奇王廷相
主之以三寸九分爲黃鐘益六分而爲大呂以下乃九
分遞益以至九寸而爲蕤賓蕤賓損六分而爲林鐘以

蒿菴閒話

卷一

美

下乃九分遞損以至四寸八分而爲應鐘者李文利黃
積慶也以三寸九分爲黃鐘九分遞益以至仲呂仲呂
益六分而爲蕤賓九寸自蕤賓九分遞損以至應鐘應
鐘損六分而爲黃鐘者王邦直也至瞿九思則又概斥
其說以黃鐘爲九寸而損益之法乍多乍少自以爲稽
之歷數驗之晷影無不合符於是諸說紛紜莫能畫一
矣因爲圖著其異以俟能折衷者

韓邦奇

王廷相

黃鐘九寸。九分之寸釐毫同法

大呂八寸三分七釐六毫

太簇八寸

夾鐘七寸四分三釐七毫三絲

姑洗七寸一分

仲呂六寸五分八釐三毫四絲六忽

蕤賓六寸二分八釐

林鐘六寸

夷則五寸五分五釐一毫

南呂五寸三分

無射四寸八分八釐四毫八絲

菴菴閒話

卷一

三

應鐘四寸六分六釐

李文利

黃積慶

黃鐘三寸九分〇十分之寸下同

大呂四寸五分

太簇五寸四分

夾鐘六寸三分

姑洗七寸二分

仲呂八寸一分

蕤賓九寸

林鐘八寸四分

夷則七寸五分

南呂六寸六分

無射五寸七分

應鐘四寸八分

王邦直

黃鐘三寸九分

大呂四寸八分

太簇五寸七分

夾鐘六寸六分

書春開音

姑洗七寸五分

仲呂八寸四分

蕤賓九寸

林鐘八寸一分

夷則七寸二分

南呂六寸三分

無射五寸四分

應鐘四寸五分

瞿九思

黃鐘九寸

卷一

三

大呂八寸七分

太簇七寸九分

夾鐘六寸九分

姑洗五寸七分

仲呂四寸七分

蕤賓三寸九分

林鐘四寸二分

夷則五寸

南呂六寸

無射七寸二分

菴菴閒話

卷一

无

應鐘八寸二分

明初學者宗尚程朱文章質實名儒碩輔往往輩出國
治民風號爲近古自良知之說起人於程朱始敢爲異
論或以異教之言詮解六經於是議論日新文章日麗
浸淫至天啟崇禎之間鄉塾有讀集註者傳以爲笑大
全性理諸書束之高閣或至不蓄其本庚辰以後文章
猥雜最甚能綴砌古字經語猶爲止馴俚辭諺語頌聖
祝壽喧囂滿紙聖賢微言幾掃地盡而甲申之變至矣
嗚呼誰秉國成非此讀書作文者耶何以至此極也追
究其始菲薄程朱之一念實漸致之何以故師嚴然後

道尊舉世師紫陽者近二百年一旦以爲不足信而弁髦之其心固已侈矣侈心漸肆必且不信孔孟人而不信孔孟其心之所存可知矣罔上虐民敗人國事何足異乎嘗爲設一喻童子之敢於忤師者必其破乃翁家私者也文章關乎世運推言之乃知其非廓

明脩永樂大典以武進布衣陳濟爲總裁真千古僅事天子不嫌其布衣而畀之纂述之任諸大臣詞臣不以其布衣軋已而安處其後使展其能濟以布衣使君相忘已而聽之天下能文之士不聞有異議皆不可及已明朝寶鈔之制用綿紙厚如錢色青黎外用墨欄迴界

蒿菴閒話

卷一

三

界內上端橫書大明通行寶鈔六字其下復爲龍文欄界寬寸許中一橫墨線界爲兩方上方橫書壹貫二字字下畫錢索之形兩旁篆書大明寶鈔天下通行八字字下方細書七行書云戶部奏准印造大明寶鈔與銅錢通行使用偽造者斬告捕者賞銀貳佰伍拾兩仍給犯人財產洪武年月日識以兩朱印印文不可辨背面平截爲花文欄界內橫書壹貫兩大字字下亦爲錢索形上截空處亦識以一朱印一貫五百文四百文三百文二百文一百文凡六等制並同惟橫書字錢索形各如其數嘗聞之一木工云鈔正而墨欄之長卽鈔尺也

墨欄之一長一橫卽民間市尺也語似有本
世傳明鈔用大學生課本做紙爲之其青黎色是紙墨
雜合所致按宋孝宗造湖廣會子亦下江西湖南漕司
根刷舉人落卷及毀抹茶引應副抄造以宋例明當不
誣

夾漈鄭氏曰古文錢字作泉者言其形如泉文一變而
爲刀器再變而爲圓法自圓法流通於世民實便之故
泉與刀爲廢按泉字篆文泉古錢狹長之形似之刀器
則邪銳如刀嘗見人有拾得古錢如刀形者外有周郭
蓋新莽時物非必周以前物也圓法則以圓函方卽今
菁菴閒語

卷一

三

錢形也景王大泉小泉人猶有畜之者又王莽天鳳元
年改作貨布長二寸五分廣一寸首長八分有奇其廣
八分其圓好徑二分半足枝長八分間廣二分其文右
曰貨左曰布重二十五銖直貨泉二十五莽好優孟古
人疑古布制如此而莽倣爲之周禮外府掌邦布之出
入泉府掌以市之征布斂市之不售貨滯於民用者以
其價買之及禮記子碩欲以賄布之餘其祭器孟子廬
無夫里之布諸布皆鑄金爲之者非與帛爲類之布也
文獻通考周景王二十一年患錢輕更鑄大錢徑一寸
二分重十二銖文曰大泉五十肉好皆有周郭以勸農

贖不足又王莽天鳳元年貨泉徑一寸重五銖文右曰貨左曰泉大錢徑一寸二分大錢十當是周一尺二寸矣則周尺之長止得八錢三分錢之一也今以貨泉十較之適得大錢八錢三分錢之一之長則貨泉所言徑一寸周尺之一寸也此亦尺度之一微也

唐開元錢唐高祖武德四年所鑄亦讀作開通元寶非元宗開元年也古錢文止載名物銖數輕重大小其以年號爲文始於宋孝武帝孝建四銖錢後魏倣之太和五銖永安五銖相繼而作北齊後周梁隋並不襲其法唐惟高宗乾封泉寶肅宗乾元重寶再用年號其一代舊菴閒話

卷一

三

通行者開元一種而已五代亦止用唐錢獨晉鑄天福元寶至有宋之世每鑄必以年號元寶爲文唯太祖之開寶則文曰宋通元寶仁宗之寶元則文曰皇宋通寶不欲文字重複也自是而後錢文以年遂爲定法矣

唐憲宗時商佑至京師委錢諸路進奏院及諸軍諸使富家以輕裝趨四方合券乃取之號飛錢此卽鈔法之始但商佑與富貴人私爲之宋初許民入錢京師於諸州便換朝廷始置務給券其時商人齎券入諸州當日給付不得留滯違者科罰此法實便公私所爲鈔者錢券也至執券而給錢不時則鈔滯矣甚而無錢可給則

鈔虛矣再甚而以虛鈔爲實錢則鈔不得不廢矣

朱子社倉記言社倉利害甚悉然有不能得之於今者其時皆有賢士大夫爲之主或請官粟或發私藏如金華縣則潘叔度出家穀五百斛建陽縣社則魏元履借穀於常平使者建昌吳氏社則吳氏兄弟發私穀四千斛爲之其法夏散之民至冬而償平歲加息什二小祲弛其半大祲盡弛之數年之後子什其母則息可遂捐此法誠善然積多歲久一不得人弊自此起矣今旣無所得粟惟當於秋熟時鄉里各自結社積穀各推一人同其歛散爲長吏及鄉先生者時加獎導而不與其事亦足以備凶荒安鄉土矣

蒿菴閑話

卷一

三

林次崖荒政叢言曆緯真荒政考於救荒之道可稱詳盡萬歷乙卯大飢吾邑趙令君奉行官糶之法以故穀價不至大貴崇禎庚辰吾邑以抑定官價粟不入市民潛持錢入米商家倍直求之斗米暴增至銀一兩二錢正犯二書抑價之戒也蓋官粟在市平糶則藏粟之家欲高其直而不能厚待米商至者日衆穀價將自平亦無事於抑此吾邑所以頌趙公德不衰而歎抑價者之有心斯民而謬於計也

庚辰嘗與耕者偶語壟上予曰粟貴如是幸未有道壠

耕者曰官粥之旁當纍纍矣予駭其言其人因備言官粥之害曰遠來當道斃聚食者多染疾此易知也至於粥廠開止有時有足甫及而粥已罷不沾一粒而死者有食粥粥罷無歸而死者饑腸久虛熱粥下咽亦往往立死官人止以能捨粥爲恤民此等豈盡知乎又曰煮粥不如散米人得米雜以糠菜一人一日之施五口一日之食也在司牧之有心斯民否耳其言多與林屠兩書合

又嘗與一先輩語曰民困矣當權修城令得博食先輩駭之方定官價時邑人多稱善者乃知荒政大非易事

蒿菴閒話

卷一

語

留心斯民者所當熟思而豫計也

嘗言兵革之禍類傷寒死生在晷刻防禦固難而倖全者亦時有饑饉之災類疴羸氣息雖屬而盡期可以預定苟非國手未易使之起也故有心經濟者城守荒政並是要務

宋人遇凶歲多籍民之大壯者爲兵恐其去爲盜也後來多游惰竊食不得其用歐陽公原弊論極言其害予思籍兵亦救荒一策但不當令坐食耳若以其坐食之費人授之田與牛與食略倣井田之法爲之稽歛三時在田冬月集而教之旣脫民於溝壑盜賊而又野無失

農之害籍有得兵之利庶可行也惜無絲起歐陽公而質之耳

庚辰後五六年民間畜牧幾盡牛一頭直二十金大者至三十金貧者相傳而耕率六七八人曳一犁日三四畝已困憊矣或以一牛曳穫子其制似耨無斗子而一足日亦可二三畝發土恨淺耳漢趙過爲搜粟都尉平都令光教過一人輓犁過奏光以爲丞教民相與備輓犁率多人者日三十畝少者十二畝以故田多闢此與近事頗相類意其輓法必別有便巧不然日安得至三十畝乎宋太 tử 中允武允成獻踏犁不用牛以人力運之

蒿菴閒話

卷一

三

詔依其制造成以給民民甚賴之踏犁制未聞又西洋人耕之法亦莫可得而詳也

華 海防議云廣中所產鱧膠形如掌大堅勁異常與浙中所產不同用釘連綴施於木架製爲防牌鉛子殆不能透如果不謬亦衛民一器也武備志載唐猊鎧法用透骨草五觔蘿蔔子三觔清水百觔煮二百沸去粗入陵鯉鱗五具大同鹽三觔朴硝三觔番礪半斤硝石五兩前二味汁內封鍋同煮令烱如飴傾瀉木片上如牛皮厚爲柳葉魚鱗之形乘軟穿小孔俟冷乃綴成甲此亦廣中鱧膠之類

桓臺王大司馬輯火經言隨時改火人不病火症鳳尾
蕉可獻火災

一跛者自言中秋飲酒醉時新黍登場就卧其上遂足
軟不能起或云藉濕黍穰成骨軟病者甚多不皆因酒
醫書言男子周身三百六十五骨節上應天度女子則
無頂威骨一此骨在髀前左洞骨一右棚骨一二骨在
鳩尾上初步骨二在二足底後乃正三百六十骨也俗
傳男子三百六十節女子二百四十節聽說耳若信少
一百二十節尙得爲具體耶

有市醫以滾痰丸治一老人致斃其子將鳴之官醫出

膏巷間話

卷一

庚

前藥對衆颺言曰前所餌與此藥形味不異耶其子曰
不異醫曰此藥甚平何能殺人殆天命耳不信吾當自
餌之因立吞一掬其子去明日醫已死矣蓋青蒙石鍊
製不易而大黃沉香並墜人元氣故也丹溪亦言一人
發疽後虛損其人自以爲風煨青蒙石合白丸子料飲
之而斃青蒙石之不可輕餌如此近見酒人服滾痰丸
以爲快亦太輕易矣

崇禎十四年宿遷有估客載黃豆一船約五百石一夜
盡生黑文作人面形耳目口鼻俱備人或種之所獲亦
然時王俞之避地宿遷親見之

天啟二年京師創首善書院鄒吉水馮三原兩先生及諸君子講學其中御史倪文煥承崔魏風旨疏請碎碑毀先聖主焚經籍其言有曰聚不三不四之人說不疼不癢之話作不深不淺之揖敵不冷不熱之餅書院遂廢嗟乎彼何人斯亦安足責獨是數君子不能安靜俟時以銷羣陰乃輕露聲光逢其畏忌至於黨禍大起邦國殄瘁痛哉

武定袁熙宇化中先生熹廟時以御史劾魏璫下獄死方其初第所識一老諸生與一豪胥同時請見先生令門者分別延入豪胥先揖令升階不交一語送至階下蒿菴閒話

卷一

三

徑返乃延老諸生走迎握手道故流連移日送門外候跨蹇去乃返卽此一節已見風規矣

費縣王佐海雅量先生萬曆甲辰進士知長治縣時縣有死於塗者衆疑少年某所爲執而訊之卽証服已以當死移讞臬司矣復獲殺人者左右言前旣以某抵法白臬司此當縱舍不治以竟前獄不然恐以失聽獲譴不細先生曰奈何自愛其五斗而使無罪者銜冤就死地爲速具移吾寧以不明甘白簡耳遂自請立出前少年而以眞盜抵法中丞直指愈以爲賢交章薦之後以御史按遼左告歸

樂陵張念山先生潑初名自悟知曲阜周縣未諳治體或以書揭縣門曰自悟不自悟貪酷憊你做自悟若自悟官久自然富先生得書續題其後曰自悟今自悟是後廉潔自厲多惠政歷官至御史中丞二事並王俞之所聞前輩處過如此真不愧古人

萊陽左羅石先生庚午入賢書時其叔父元樓翁至濟南看之因過濟陽訪邢慰山先生邢從容問曰君家兩猶子並秀一時究當孰勝曰奮手足邀時會第不如秦若夫嚴氣直情履繩踐墨第也獨矣當時先生之見信家庭者如此後十五年而盡節乃知此事非取辦臨時蒼菴閒話

卷一

一

濮州葉廷秀潤山先生崇禎朝以言大臣忤旨謫戍福建某衛甲申賜還未至而明亡著道士服往來叢祠佛舍不歸視妻子或言及國事輒流涕嗚咽至戊子尙未髡髮兵誅曹執而殺之

蘇先生亦濮人明亾約部尙書張某同死蘇之女先許字張之孫張謂其僕曰寄語親家翁死節誠好事尙須看顧兒女過活不能相從也信欲死者當往迎孫婦未幾蘇遂死而張委質

濟南衛指揮李興邦字振宇甲申聞變慟哭易服誓以

死殉持刺徧辭所親或以官卑無社稷責勸之曰官雖卑亦官也况世戴國恩敢不盡節遂不食適權將軍至濟南官司出迎李聞砲聲問故拊牀大慟而絕

嘉靖初桂萼上言小學之教本古庠序序以明教庠以行禮而視化非獨教之將有以養之也非獨養其德性亦將養其身體固其壽命而堅強其血脈也今之教者嚴課程急記誦以傷其魂強所不能苦其思索以損其魄教與養胥病矣臣治縣建爲學舍左右相向中設四堂前後爲門左右爲塾以篤實長者二人平旦坐左右塾序行道出入每食時至日夕亦如之次爲習禮堂中

菁菴閒話

卷一

五

繪陳祥道楊復禮圖曰接子禮曰童子禮曰士相見禮曰婚禮曰子事父母禮曰婦事舅姑禮曰祀先禮曰射禮立一師掌之諸童子進學卽率見先生習升降拜揖坐立之節隨授一圖指示摩畫令其通曉間令展習以辨雜服又次爲句讀堂內榜管氏弟子職亦列圖數示之日講一圖次以孝經小學教之句讀令其粗熟仍爲講說文義約之入身又次爲書算堂榜六書法每日止教一兩字卽以四方上下自一至十若干支等名教授之又次爲聽樂堂內置鼓鼗笙磬投壺詩章弓矢禮樂之器或教以鼓節或教以歌詩或擊魯薛鼓之半以習

投壺或擊魯薛鼓之全以習射儀四堂遍而日亦且晡矣自聽樂堂復之書算以次至句讀至習禮皆略復舊業復於門左右塾以次序出如此則家無弟子之憂而子弟得養其德性養其血脈養其耳目心思而非僻之干無自而入此疏在當時未聞能行與否養蒙之法理當不易

昏禮以昏時行之取陽往陰來之義如吉期在丁至丁日之昏方往親迎新婦入門卽行合卺之禮明旦婦見於舅姑於儀節甚順近日東省以丙日之昏往迎丁日蚤旦入門三日始見舅姑名義既不協禮節亦有未安者矣

卷一

早

婦人跪拜非古于文定公筆墨言之頗詳按喪大記云夫人弔於大夫士夫人入升堂卽位主婦降自西階拜稽顙於下夫人退主婦送於門內拜稽顙婦人拜跪其來久矣少儀云婦人吉事雖有君賜肅拜爲尸坐則不手拜肅拜爲喪主則不手拜鄭氏云婦人以肅拜爲正凶事乃手拜耳又云爲喪主不手拜者爲夫與長子當稽顙也其餘亦手拜而已觀此則婦人肅拜之外自有手拜稽顙二種但不當用之吉事耳周天元後始混施無別明代命婦入朝贊行四拜皆下手立拜惟謝賜時

一跪叩頭雖猶存古意質之君賜肅拜之文已參用近法矣

典籍旣繁道術亦裂學者各以所好爲勝主奴汙附不
僅佛老吾儒之出入已也嘗以飲食喻之可知決擇六
經四子五穀也人待之以爲生不可一日無者也傳註
疏解蔬茹鹽酪也食五穀者所必資不得之無以利喉
爽口性理通鑑殺核也殺核可以備味助養而不爲食
主二十一史諸子之爲儒家言者殺核之待烹飪撰攢
者也詩賦辭說茗香也備之足以快意廢之未爲甚闕
書義酒醴也酒醴雖五穀所釀漸遠本味而又易腐敗
蒿菴閒話

卷一

里

以供獻酬固不可闕耽之者或至廢日失性雜家及二
氏藥餌也投之有沉痾者立見起色然過劑則轉生他
病或致殺人若夫幻怪淫豔之書與妖導慾獎惡敗俗
則鳩毒耳糞穢耳豈堪近人

王荆公父子並好老子各有注解荆公喜紛更而又好
勝與無爲不爭之旨正相反而好其說何也呂惠卿亦
作道德經傳元豐元年表上之似當時好尙如此李彥
平遺書云吉甫讀莊子至參萬歲而一成純遂大悟性
命之理故其老莊二解獨冠諸家跡惠卿所爲不知所
悟者何等性命令人發笑嘗歎佛老宗風高潔而文士

之得罪名教者往往逃入其中以自掩飾二氏亦樂借其華辨以爲門戶生色不知適納敗闕耳使瞿曇老子之宮金鑄惠卿而嚴事之人不掩面反走耶

韓文公送文暢序有儒名墨行墨名儒行之語蓋以學佛者爲墨亦據其普度之說而以此名歸之今觀其學止是攝煉精神使之不滅方將棄倫常割恩愛以求證悟而謂之兼愛可乎又其送文暢北遊詩大以富貴相誇誘至云酒場舞閨姝獵騎圍邊月與世俗惑溺人何異送高閑序爲旭有道一段亦以利害必明無遺錙銖情炎於中利欲鬪進爲勝於一死生解外膠皆不類儒

蒿菴閒話

卷一

聖

者竊計文暢輩亦只是抽豐詩僧不然必心輕之矣

唐杜鴻漸死以僧服殮宋王旦臨終遺命髡首披緇近

日鍾惺臨終亦名剃染自定釋名曰斷殘皆好異之過

明朝凡皇太子諸王生率剃度幼童一人爲僧名曰替

僧神宗皇帝替僧名志善見張江陵集

天啟中濟南盛傳呂仙自敘傳云是殷文莊葛端肅得之乩筆者傳云呂仙本唐宗室避武氏之禍挾妻而避因易呂姓以山居名岩字洞賓妻又死號純陽子攷之范致明岳陽風土記云呂先生河中府唐禮部尙書涓之孫海州刺史讓之子會昌中兩舉進士不第云遊廬

山遇異人授劍術得長生不死之訣似有可據然何大相異也近又有瑤華帝君傳云韓湘乩筆自敘乃直隸人所傳以退之爲叔父亦良怪異矣

六祖衣鉢傳自達磨藏廣東傳法寺衣本西方諸佛傳法信器鉢則魏主所賜嘉靖中莊渠魏校督學廣東取衣焚之鉢碎之

十干中戊字本音茂詩吉日維戊旣伯旣禱是戊禱相叶後讀音如務陳履常後山叢談云梁氏之父名茂始請戊爲武溫嗜殺並諱其嫌耳琅邪代醉編云舊五代史梁開平元年司天監上言曰辰丙戊字請改爲武朱

蒿菴閒話

卷一

望

溫父名成以戊類成故耳陳說是易其聲張說是易其形二說不同今按溫父名誠不名成曾祖名茂琳二說並失考矣

孟子五霸章言歸於好好去聲喜好好惡之類方如此讀此處疑當作本字許考切左傳此句杜預註云義取修好故傳顯其盟辭正作和好字解矣

鄭吉水曰世人相見詠窮便是貪欲影子這窮字斷送多少豪傑試看先輩赫赫者大段窮人如何他便耐的今人便不耐此處不可不思先生此言眞我輩藥石又念耐窮如何得赫赫出來此中大有事在不得所事只

知耐窮一嬾惰無能之人而已要之知所從事遇窮便自增長氣骨開通識見不然富貴枉受富貴窮亦枉受窮也勿求增財但求減用減欲斯減用矣

墨子書有曰文王舉閔夭泰顛於置罔之中授之政西土服此言與免置之詩合亦學詩者一異聞也

周公戒伯禽曰德行廣大而守以恭者榮土地博裕而守以儉者安祿位尊盛而守以卑者貴人衆兵強而守以畏者勝聰明睿知而守以愚者益博聞多記而守以淺者廣此六守者皆謙德也

子瞻子由墓在嵩山之陽元郊令復爲老泉具衣冠葬

蒿菴閒話

卷一

器

之左子瞻右子由成三蘇然老泉自葬蜀子瞻卒常州甲申郊賊剪其墓中古栢三百餘本

莘縣周衛地衛宣公殺公子伋使盜待諸莘卽此○秦屬東郡○漢東郡陽平縣○東漢置侯國○魏晉俱陽平縣○後齊樂平縣○後周置武陽郡又析其地置莘亭縣以地有古莘亭○隋置莘州又改爲莘縣○唐復置莘州復爲縣屬魏州○五代因唐舊○梁改魏州爲天雄軍○後唐改魏州爲魏都○晉改廣晉府○漢改大名府○周復爲天雄軍縣並屬焉○宋屬大名府○元屬東昌路○明屬東昌府

呼延贊其子病贊到股爲羹療之見宋史吾濟楊宏度
爲子刺血寫經亦頗相類

宋紹興中立三殿於臨安以奉聖容上元結燈樓寒食
設秋遷七夕設摩侯羅嘗疑摩侯羅名物夢華錄載京
師舊俗七月七日街上賣磨喝樂乃小塑土偶悉以雕
木綵裝檻座或用紅碧紗籠或飾以金珠牙翠疑卽此
唐人詩曰七月七日長生殿水拍銀盤美化生或曰化
生摩侯羅之異名宮中設此以爲生子之祥邑令杜公
乃云大同於七夕以蠟若綵爲女人形塗朱施粉衣奇
錦佩金珠肩輿鼓吹道送婚如家酒殺果餌繼至至則

蒿菴閒話

卷一

四

衰媪童媢焚香密祝繼以笑美名之曰摩侯羅旣云生
子之祥又不當止爲女人形要是兒女嬉戲之事設之
原廟何居

盱郡鄧元錫作函史上編八十二卷載上古至元末君
臣事蹟道術下編二十一卷載天官方域人物時令歷
數災祥土田賦役漕河封建任官學校經籍禮儀樂律
財賄刑法兵制邊防異教共一百三卷鄒平馬驢所爲
繹史其體制略與之同但所載止於秦亡而多至一百
六十卷視此爲加詳矣

晚唐詩人陳陶遁西山餌藥開寶中有夫婦貨藥沽酒

醉舞而歌者曰藍采禾疑爲陶夫婦世俗作藍采和
競渡始於勾踐見越地傳習水報吳托於戲耳

唐有一人張序一人製銘者如尹師魯序張堯夫墓而
歐陽爲之銘蘇頌序上官昭容墓而張說爲之銘

聖人之所以爲聖人以其公天地萬物爲一體屈伸消
長進退存亡一由乎理之自然而不自私也老莊必欲
外天地萬物極其智術爲巧免之計其自私也甚矣

萬物始終莫非陰陽合散之所爲釋氏乃有輪迴之說
則萬物始終不在造化而在釋氏矣

莊子之言雖曰形容道體然不能必信而行之是亦知
蒿菴閒話

卷一

樂

之實有未至也使知之至則必信之篤信之篤則行之
必至矣程子所謂窺測天道未盡者蓋謂此

異端欲知其得失亦不可不觀其書但吾學旣明雖觀
其書亦不爲所惑苟吾學未明而先觀之鮮不陷溺其
中矣

老莊之書切不可深溺若溺其說而誦習不已猶居齊
齊言居楚楚語發於心術文詞有不覺者矣

莊子好文法學古文者多觀之苟取其法不取其詞可
也若並取其詞爲已出而用之所謂鈍賊也韓文公送
高閑上人序蓋學其法而不用其一詞此學之善者也

形雖無而理則有理雖有而形則無純以理言故曰有無爲一老氏謂無能生有則無以理言有以氣言以無形之理生有形之氣截有無爲兩段故曰有無爲二參同契句讀二則。管括微密闔舒布寶要道魁柄統化綱紐爻象內動吉凶外起五緯錯順應時感動四七乖戾診離俯仰文昌統錄結責台輔百官有司各典所部原始要終存亡之緒

人身之中有管括則甚微密闔舒則能布寶者是要道之魁柄統化之綱紐也若爻象一動乎內吉凶必起於外如五緯之在天爲錯爲順應時而感動與二十八宿之互相乖戾診離俯仰之不同統默運於無聲無臭之內也學道法乎此則文昌統錄結責台輔百官有司各典所部而不至有妄動之凶矣其道如何亦惟原其始要其終斯吾心存亡之端緒可得而驗也原其始察念所自起以審眞妄要其終順念之既止以返虛無則此心或存或亡不至有味而虛極靜篤之境可漸至矣

旋曲以視聽開闔皆合同爲己之樞轉動靜不竭窮離氣內榮衛坎乃不用聰兌口不以談希言順鴻濛三者既關鍵緩體處空房委志歸虛無無念以爲常正難以

推移心專不縱橫寢寐神相抱覺昭候存亡
吾身有旋曲以通視聽或開或闔皆合同而不離者
斯乃爲己之樞轄時而動時而靜無竭窮之期者也
學道者於離目則收視而內榮衛於坎耳則返聽而
不用聰於兌口則不以談而希言以順鴻濛三者既
關轄而不外馳惟和緩四體以處空房其攝乎外者
如此委順其志以歸虛無無所思念以爲常道其心
之正則難以推移其心之專則不縱橫寢寐也則神
與相抱覺寤也則候察心之存亡其持乎內者如此
內外交養清靜之旨備矣

蒿菴閒話

卷一

吳

汪氏曰前此虞夏商周之書書時不係月書月不冠時
惟春秋書春王正月朱子曰以書考之皆著月不著時
疑古史記事之例只如此至孔子作春秋然後以天時
加王月以明上奉天時下正王朔之義

汪氏曰文定以爲魯史本書十一月孔子改作春正月
朱子云某不敢信竊疑魯史名以春秋則似元書曰春
正月是周歷已改子月爲春也汪氏名克寬字德輔

程子曰諸侯之立必由王命隱公自立故不書卽位不
與其爲君也旣不受命於天子以先君之命而繼世者
則正其始文成襄昭哀是也旣非王命又非先君之命

不書卽位莊閔僖是也桓弑君而立宣受弑賊之立定爲逐君者所立故書其自立也

程子曰鄭伯失爲君之道無兄弟之義故稱鄭伯而不言弟克勝也言勝見段之強使之強所以致其惡也不書奔義不係於奔也張氏曰春秋於諸侯之國事則稱國言君與大夫共圖之也於其君之父子兄弟出入誅殺之則稱君著其君之志也

啖氏曰左氏云豫凶事仲子而在天子寧有歸其賄乎不辨菽麥者猶不當爾汪氏曰穀梁以仲子爲惠公之母益泥於文九年書僖公成風故爾獨程氏發明惠公寵愛仲子僖公尊崇成風之說而以爲惠公之仲子僖公之成風胡氏因之其義最精

張子曰司盟之設聖人蓋爲諸侯之仇怨不釋者設爾待衰世之意朱子曰盟詎竟非君子之所爲非去盟崇信俗不可得而善也

啖氏曰按例無有改字以爲義者豈有改其本姓乎如此時隱公之母實卒不行夫人禮亦當如定十五年書姬氏卒書姓也劉氏曰諱姓非義也特書君氏又不足明其爲君母若曰君母氏乃可矣龜山楊氏曰聲子而書君氏是何義理須當以尹氏爲正

汪氏曰說左氏者以春秋感麟而作文止於所起非經成而麟至矣苟曰經成而後麟至則春秋筆絕於哀十三年十二月螽殊無意義

世之舍儒而學佛者將謂其同於儒而學之耶抑謂其異於儒而學之耶既同於儒矣學儒自足以之道不必舍此而之彼也苟異於儒矣又不當身列於儒而學其非儒者也既舍儒而趨佛則儒佛必有分矣有分則此是彼非不容強置矣

人同於始而異於終學不同也人同而學異者志不同也故莫先於辨志

蒿菴閒話

卷一

辛

定志而後可言學所志甚大而所成不速或相背馳者操術有異也故次辨術

術擇其正而又有奪之者則業未顯也人多所習者皆以爲不可廢辨之而後緩急可知則一源之道也又當辨業

學聖而行不至猶之未學也徵其跡而或學或不學不可掩矣故次辨跡

跡者人所同適也君子履之小人亦或履之誠與僞之殊也聖者履之賢者亦履之安與強之殊也不僞而誠則成矣安之則爲聖強之亦不失爲賢故次辨成

五載一巡狩節此定朝巡之期五載之內共一巡四朝
四朝者四方諸侯分在四年來朝其實只來一次巡狩
之事已詳上節故此節於定期之下單言朝時述職之
事敷奏以言是其述職明試二句則因其述職盡所以
待之之道經只舉言之善者與有功者一邊說其不善
與無功者可以推見

肇十有二州封十有二山濬川經理地輿分九州爲十
二州取其便於統攝所以廣德化也以此句爲主封山
表以疆域濬川以防民害皆經理中一事

象以典刑節象如天之垂象以示人言其立法示人明
蒿菴間語

卷一

至

白分曉如天象著明使人人知所趨避而不敢犯贖只
贖鞭朴之刑五句從重說至輕皆法之一定者肯災二
句蓋用法之權衡重刑輕刑皆用此意酌定所謂怙終
賊刑者亦只施以所應得之罪而不許其贖與宥耳非
格外加重而必置之死也傳中由輕卽重由重卽輕語
須善讀末二句史臣深見舜好生之心揭出以示天下
萬世之用刑者語意如云舜之制刑嚴爲防禁使人不
敢犯詳爲審酌恐其有所枉蓋敬而又敬惟於刑爲加
意矜恤也哉按註疏作舜勅戒百官說亦自有味

流共工於幽州節承上文言舜之敬慎刑罰因歷舉舜

生平用刑之當蓋以類紀之四罪實非一時事說者見
下接堯終遂以爲皆在堯晚年且以天下咸服爲卽位
張本誤也

蒿菴閒話

卷一

五

蒿菴閒話卷二

濟陽張爾岐輯

愚讀儀禮自鄭賈註疏外偶得吳氏考註稍一涉目輒掩卷置度閣以其註皆采自鄭賈往往失其端末至其自爲說則大違經意故也及儀禮鄭註句讀成乃取考註爲之勘訂其不用鄭賈者四十餘事惟少牢篇尸入正祭章補出尸受祭肺四字爲有功於經餘皆支離之甚不須割擊疵病立見疑其書殆庸妄者託爲之不然草廬名宿豈應疎謬至此後得三禮考註序讀之又取其書與之覆較遂確然信其非吳氏之舊也序云忘其

蒿菴閒話

卷二

一

僭妄輒因朱子所分禮章重加倫紀其經後之記依經章次秩序其文不敢割裂一仍其舊附於篇終今此書則割裂記文散附經內矣序又云二戴之記中有經篇離之爲逸經禮各有義則經之傳也以戴氏所存兼劉氏所補合之而爲傳傳十五篇今此書十五篇則具矣上相見公食大夫二篇但采剝禮記之文以充數求所謂清江劉氏之書無有也至於逸經八篇序則又詳列其目矣公冠遷廟釁廟取之大戴奔喪投壺取之小戴中雷禘於大廟王居明堂取之鄭氏註逸經雖曰八篇實具其書者五篇而已其三篇僅存篇題非實有其書

也今此書則取太戴明堂列之第二蓋不知王居明堂之與明堂爲有辨也三者與序皆不合其不出於吳氏也審矣序又云正經居首逸經次之傳終焉皆別爲卷而不相紊此外悉以歸諸戴氏之記朱子所輯及黃氏喪禮楊氏祭禮亦參伍以去其重複名曰朱氏記而與二戴爲三章廬本書次第略見於此數言今此書朱記了不可見而又雜取二戴之書名爲曲禮者八篇龐雜粹會望之欲迷與草廬所云此外悉以歸諸戴氏之記者又不合矣何物妄人謬誣先儒至此真可恨也○又何喬新書儀禮敘後錄云三禮考註近刻於吾盱廬陵

蒿菴閑話

卷二

二

楊文貞公以爲此文正公所考定而晏壁彥文掩爲己作者也竊嘗考之文正公考定儀禮正經與記一仍其舊今考註仍於朱子通解經傳雜然無倫其所註釋徒取鄭元賈公彥之文而綴輯焉亦與易書戴記纂言之文不類決非出於公手豈晏氏不見公本而以己意爲之耶考註一書前人已判其爲僞而猶流傳至今者以此經習之者鮮入不及深考遂致坊賈流布不已耳愚爲拈出庶不使後學受其疑誤將以暇日準吳氏所序次第訂爲一書當亦禮家之巨觀也

陳白沙東藩舜絃曰儀禮之訛多矣一經手校卽爲完

快野人平生際遇未有如此奇者敢不拜賜當其時已有此歎儀禮之鮮善本久矣但不知潘氏所校視官本何似也

詩之風雅頌體各不同黍離降爲國風先儒之誤宋儒始正其失春秋穀梁傳序云列黍離於國風齊王德於邦君所以明其不能復雅政化不足以被羣后也楊士勛疏云作詩之體風雅先定黍離若是風體太師不得列之雅頌之中若是雅頌之體仲尼亦不得退之於風詩之中而云列黍離於國風者詩人詠歌實先有風雅之體黍離既是國風誠不可列之於雅頌但天子不風諸侯不雅仲尼刊正還同國風亦是仲尼列之觀此疏是黍離降爲國風之說唐人已能辨其失矣

卦變前十卦主貞後十卦主悔謂三爻變者所變之卦若在前十卦內則以本卦象辭爲主是爲主貞若在後十卦內則以之卦象辭爲主是爲主悔三爻變以本卦之卦象辭占而又有此輕重之別也蓋前十卦本卦之氣尚多後十卦本卦之氣欲盡也其所謂前十卦者初二三初二四初二五初二六爻變也初三四初三五初二六爻變也初四五初四六初五六爻變也皆前十卦也所謂後十卦者二三四二三五二三六爻變也二四

五二四六二五六爻變也三四五三四六三五六爻變也皆後十卦也啟蒙卦變圖甚詳需化張介臣嘗爲圖說管窺以爻位約之如此

袁楷云繫辭中釋鳴鶴在陰以下七爻自天祐之一爻咸九四以下十一爻皆文言傳也今混入繫辭散而無統且亢龍有悔一爻已見文言中餘爻皆其類可知况擬議變化是一章結語陽卦多陰後卽繼以乾坤易之門是言六子後繼以乾坤尤不宜以咸四諸爻問之於是取此十九爻依序卦之次書乾坤文言之後錄爲小冊又曰諸子曰皆孔子門人所加如後儒增彖象之例

蒿菴閒話

卷二

四

遂開歐陽永叔之疑愚謂經文固無可更之理其所言亦自有見

乾健也震坎艮皆得健之一節者也震之動坎之中孚艮之止皆健之爲也曰坎固陷矣曰陷其遇也中孚則其德也陷而中有定主焉非徒何以能之止之與動不異趣乎曰人之不搖於俗者止也不紛於欲者止也行止各當而主乎靜此固天下之至健也此三男之德所以皆同乎父德也坤順也巽離兌亦皆順之一節也順故無所不入順故能麗乎陽順故說見乎外三女之德皆母德也人之具乾德者多能自立於正故文王於震

坎艮之彖言其德而已鮮戒詞也人之具坤德者恐其
狗物而自失故巽則言利見大人而離兌皆以利貞示
戒焉

損乾之三以益坤之上則爲損當其未損故居然泰也
以損下之故而爲損尚得爲泰乎損上卦乾爻之陽以
益下卦坤爻之陰則爲益當其未益固猶是也否也以損
上益下而爲益旣益矣豈復有否乎其損下益上也方
自以爲益聖人曰此損也其損上益下也不知者或病
其損聖人曰此益也示戒深矣
小畜以陽之大而畜於陰之小也又其所畜者小也陽
爲陰畜似無亨理然所畜尚小又卦德則健而巽卦體

蒿菴閒話

卷二

五

則二五皆剛中而志行故其占亨此時陰之畜乾如密
雲不雨自我西郊也五陽皆爲陰畜下之三陽以遠近
爲畜之淺深初得正而遠故爲復自道二雖漸近然得
中而同於初故爲牽復三迫近則爲輿脫輿夫妻反目
也六四畜陽者也以陰畜陽易致傷害教之以有孚則
可免四之畜乾必藉同體之方五有孚孿如富以其鄰
所以能畜也上九則畜道成矣推本言之曰尚德載谷
君子也婦貞厲危小人也月幾望君子征凶示君子以
處小畜之道也

天施地生非震不爲功進德修業非震亦不爲功藉其

一旦之力所以開無窮於方來也故亨

雖有聖人不能使無憂患至而能盡其謀不失其度者其平日之積待此者嘗豫也甘此者嘗恬也窮達死生無定遭有定力故曰震驚百里不喪匕鬯

初之與上不僅以其質異也一則震初而虩虩一則震極而索索也初可爲而極難反也

不可必者震之時不可同者遇震者之質中與不中正與不正可自必者也殊質而同歸者也二喪而復得五危而不喪三蘇蘇而四未光犯患者同而處患者異知憂危之事來自人分者常少而起自己分者常多也

蒿菴閒語

卷二

六

危辱及前自顧無以致之則能御加我以其勢而理足恃奪我以安榮而不能奪我以名諡自顧有以致之危辱切其外矣愧怍復靡其中君子之當震者嘗一而小人之當震者嘗二也三不當四未光失亨理矣

九二之巽巽以其言上九之巽巽以其德巽者權之物也善憂患而不失我正上之巽則喪已而徇之安得以不凶傳不云乎邦無道危行言遜言可遜也行不可不危也

初有濟屯之才而與已爲應則建以爲侯者五之事也求之而與俱往以聽五之所任者四之事也非知亨屯

之大機者不能然故曰明也

五之屯膏非五之屯之也無代之施者曰施而仍曰屯也曰施未光是上已知施矣而未光者非下不足以廣其意而然乎不然陽剛中正之主非不知布德於民者也經曰屯其膏據其見效而咎君之辭也傳曰施未光本其由來而咎臣之辭也此建侯之不可以已也

小過小者過矣當此時無亨理聖人曰處此則有道矣小者過也過於小也不甚過而小過也凡此者貞之屬也曰可小事小者可過小也又曰不宜上宜下小者過之小勿失甚而但小也此非與時偕行者不能及矣知

蒿菴閒話

卷二

七

卦下係亨告占者不告小者

艮兼動靜義得其所者靜亦止動亦止失其所者失之動亦失之靜三居上下之間上之得與失下之得與失三均與有功三均與有罪也居此而欲使氣足相及情足相喻豈一止之能哉止而至於列其夤厲就如之弟季厚問不相與何以釋止其所也曰卦之相與者相徇者有之相成者有之相傾者有之此嘗待彼止其所則資望之意盡矣盡已是者忘人非審見分者遺來效惟不相與者類也

止自止其所而下以之全下自止其所而上以之安適

已之分而有相適之益居其中者實動之三非所止而止焉絕物之通亦成己之害

吉祥之與人事爲類也如有耳而聰附之有目而明麗之無耳無目聰明之理存乎空際不爲人有也君子之正位所以善人事也而命凝於此得類而止也如鼎然潔其中而奠之馨美來集矣詩曰瑟彼玉瓚黃流在中同此說也

質同而傾欹搖戛者必先敗受同而撓擾沸滲者必先竭非有鬼神數自然也正位者之於言動持其外者有數矣持其內者有數矣百道而一於慎所以能留餘也

蒿菴閒話

卷二

八

所以能備敗也故曰凝命

初之求二以爲好也聖人正名之曰我仇則怨匹矣世之歡洽羣居者安可以不擇也賊其德者等於賊身且過之鼎有實慎所之也聖人之惜有實也有實難矣而不慎喪之是可惜也

合之不以正者以爲苟可以合而已足無所事正也目前之欲盛而永終之慮疎逮其敝而始悔晚矣君子不爲欲動故利害明利害者是非之貳也不可以他求者也

愚按陰陽老少主著策言其詳具筮儀三變旣畢註內

及繫辭傳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節本義讀者當詳之
周公本就各爻繫辭因奇偶各百九十二其畫相類
無以別也故姑以初九等字爲別若得寬布六爻而每
下繫之以辭則亦不用初九初六等字矣今之用初九
初六等字以代其本畫也
孔氏曰爻辭多文王後事升卦六五王用享於岐山明
夷六五箕子之明夷皆文王後事也故馬融陸績等皆
以爲爻辭出於周公是也

易之吉凶倣天下之動而列其所獲天下之動多端故
易之所列亦多途也我之動於易必有所合知所合則
吉凶居可知矣端策而求可勿庸也若考飛伏稽納甲
推積算末矣故學易者必本乎靜靜則易之全者儼在
我乃得因其動而指所之

免於刑戮夫子以取南容則免刑戮之難也朱子以謹
言行釋之蓋時當無道動人不平者甚多窺伺君子者
亦密言行豈易謹也言不非人而事不招非遊世之妙

術

賚集傳云此頌文武之功而言其大封功臣之意也愚
按大封功臣者武王也則經文我字正是詩人代武王
自言篇中豈容自頌其功集傳云頌文武之功者乃後

人解經推原而爲此說耳非當時詩人之意卽一邊頌文一邊頌武也言其大封功臣之意一語足括經意其字卽指武王而言序云齊大封於廟也朱子初無駁語集傳正本其說先輩文乃有云我周之有天下者文之讓而定天下者武之烈以武王之諡入口氣蓋泥集傳而失之

桑柔次章至四章集傳以爲皆征役者之怨辭不知若直作詩人歎其征役不息於理何缺而必多此一番曲折也待知者商之若直作詩人說四章前數我字皆通人已之辭土字與卷阿同解亦自可通

蒿菴閒話

卷二

十

春秋書春王正月胡氏以爲以夏時冠周正固可疑蔡氏云商周正朔以是月爲歲首朝會聘問頒歷授時於是始焉耳時不改月亦不改也引商書及秦紀爲証似有可據然自是商秦時宜不可引以概周以爲春秋書法亦爾也若春秋所書正月是建寅之月諸公卽位並在是月此何等重事何以不用本朝之歲首而用前代之正月乎王濟之作春王正月辨引經中諸月事明其非夏正甚詳惜其尚遺此也近日一文士亦作春王正月辨獨主蔡氏試取王作一觀其說可以立破其中可笑者駁紫陽孟子註周七八月卽夏五六月云田家作

苦旱雖畏夏而尤畏秋乎與七八月之說良有深意奈何以爲五六月乎此真說夢觀孟子下文云勃然興之惟五六月之苗爲然若至正秋槁則竟槁矣乃知作此辨者真弄筆書生豈足言耕作事哉且王公大夫皆書經本名尚書正義曰尚者上也言此上代以來之書故曰尚書九峰作傳亦止名曰書其配以經字疑自有明始然又易詩春秋禮記亦初不配經字試錄文猶然惟小試卷文乃云某經而坊間書傳詩傳亦云某經集註皆妄加也

注解齊使說一段亦誤嘗自爲之解越不伐楚則不伯

高菴閒話

卷二

王度其所以不伐楚之故爲不得晉之好耳今日晉固不肯伐楚矣使其肯伐楚必將覆楚之軍殺楚之將楚之葉陽翟危而陳土蔡不安矣故二晉之事越不至於破楚不止也得晉之效如此越乃憚於得晉何也越王曰我之欲得晉不必使之與人戰也但得其聚兵大梁分楚之兵力而我可得志矣使者曰若但欲使晉分其兵力不知楚之兵力已分不必晉也且王之所求欲晉楚交兵而後圖之也晉楚不鬪則越兵不起不知越兵不起則晉楚亦不鬪是知三五而不知十也越兵一起晉楚必鬪而晉越之交合而楚可圖矣

索隱解讎字爲孿之譌似可從不然則復讎二字連上
讀言小者不能伯而復讎也

儀禮賈疏云榮屋翼也者卽今之搏風云榮者與屋爲
榮飾言翼者與屋爲翅翼也俗呼屋兩旁自脊前後下
注飾輒爲之者曰包袱蓋搏風之譌也其云四阿四注
則四面爲簷云兩下爲之者當前後爲簷也

鶴鳴于九臯傳曰臯澤中水溢出所爲坎觀古人馳騫
江臯及登東臯舒嘯之語皆水旁高處可居者則此九
臯亦謂坎邊之地非水中也淇之澳汾之曲並此類濮
氏曰澤曲曰臯正同此解

蒿菴閒話

卷二

十一

越王棲於會稽范蠡曰持滿者與天定傾者與人節事
者以地雖少伯一時對君之辭跡吳越興亡勝負總不
出此數語卽少伯一生舉動皆數語注脚也通篇眼目
實在於此持滿者與天持滿者當本之天道也定傾者
與人定傾之道當盡人之事因人之情也人字內兼彼
己節事者以地舉事而欲得其節因地之勢地之利以
爲宜也觀越之初伐吳吳之伐齊北會諸侯於黃池越
之後世散於海上及蠡之逃去可得持滿與天之解觀
蠡之教越事吳遣少子見莊生可得定傾與人之解觀
其浮海出齊又去齊止陶可得節事以地之解注家以

爲天與之人與之地與之誤甚矣

保辜字見公羊傳襄公七年鄭伯髡原如會未見諸侯卒於操傳云傷而反未至乎舍而卒也注云古者保辜諸侯卒名故於如會名之明如會時爲大夫所傷以傷辜死也君親無將見辜者辜內當以弑君論之辜外當以傷君論之疏云知古者保辜者亦依漢律

冠禮於廟重冠也未冠而不以告旣冠而不以面何也冠而見於母經有其文何以不見於父冠而見於卿士何不於賓豈經文不具使然與抑亦有說與

昏禮婦見舅姑其文著矣爲子者似亦不宜無以見於

蒿菴閒語

卷二

三

父母當其執筭而薦持豚而饋其夫皆安在乎是可疑也且醴婦之贄夫家何人爲之若婦人則不必計今詳其拜則俛拜矣俛拜者婦人所以答男子也是何男子而令之與新婦僕僕爲禮乎至於醴婦房中明菴爲家老矣家老可以醴婦亦一疑也

鄉飲以獻賢能就先生而謀賓介是矣何以不夙戒而戒於是日飲之者將獻之也爲賓者何以一辭而許難進之風固如是乎經言主人獻賓賓酢主人俱不言奠爵於席前非文之不具也蓋賓拜而後進受爵賓受爵而後主人拜是手相授受也至於酬賓而奠觶薦胾似

進節之變節註疏並不言其故近日說家乃以爲獻酢皆然而文不具果信然與

朱子語錄云張忠甫所較儀禮甚仔細然却於目錄中冠禮玄端處便錯了不知其錯處如何

文獻通考於儀禮門中載朱子古禮經傳通解二十三卷集傳集註十四卷今皆未見又類宮禮樂疏引用朱子儀禮經傳圖解又自一書

吳氏三禮考註於儀禮諸篇皆以記隨經而取二戴公符投壺饗廟等篇繼之曰儀禮逸經又名射義聘義等篇曰儀禮傳蓋畧做朱子古禮經傳通解之例而解處

蒿菴閒話

卷二

古

多誤當時何不據朱黃成書表章之而又自生枝節爲也如冠禮角柶以角爲四升酒器柶爲楔齒皆謬甚

唐文宗開成二年冬十月國子監石經成劉昫曰時上好文鄭覃以宰臣判國子祭酒依後漢蔡邕刊碑列於太學創立石壁九經諸儒校正訛謬上又令翰林勒字官校字體又乖師法故石經立後數十年名儒皆不窺之以爲蕪累

鄭覃石經只有經文每經之下皆書某人注如儀禮則曰鄭氏注蛇足之甚至有司微篇亦有誤書字豈當時未及校正所謂強弩之末者與監本十三經注疏萬歷

一兩行今人校書多據監本監本何足據也近日人補石經字亦據監本有司徹篇有石經闕處適當監本脫處者幸於剝蝕中依稀辨出三字乃知書以舊本爲貴也吳氏本經文差處少亦似明初舊本若一落今日坊間不知作何狀矣

泮水第二章詩傳昭叶之繞反與藻躡教爲一韻愚謂昭讀如字而教讀作平聲四句換韻與首章一例似亦可通

春秋莊公二十二年冬如齊納幣穀梁傳曰納幣大夫

蒿菴閒話

卷二

五

之事也公之親納幣非禮也故譏之儀禮自納采以下五禮皆使使往鄭氏曰昏必由媒交接設紹介皆所以養廉恥吾鄉納幣婿多親往殊不知義聞京師之俗翁婿非既昏後不相見蓋猶有禮意也

鄭康成註中庸云天命謂天所命生人者也是謂性命

水神則仁金神則義火神則禮水神則信土神則智正

義曰冬主閉藏充實不虛水有內明不欺於物信亦不

虛詐也金木水火土無所不載土所含者多智亦所含

者衆故云土神則智漢唐人言五常者如此則以水爲

智以土爲信自宋儒始也

又正義引賀瑒云情之與性猶波之與水靜則是水動
則是波靜時是性動則是情數語亦自分曉
索隱行怪者心在求人知也故人亦有述之者其述之
者惟不知中庸之爲道故隱怪得而眩之浮屠神仙之
說其飛揚浮動之意少年文士之未知道者多爲所引
不然則名節旣虧者借以自蓋吾儒旣無新奇可喜之
論而大義昭然豈容假借故宋人有云後人有聰明過
孔子者儒門淡薄收拾不住淡薄云者政以無隱怪處
耳

蒿菴閒話

卷二

六

哀故志哀蒙引說勝

自行束脩以上蒙引云人但自行束脩以上以自爲自
己之自則以上是來學大全邢氏曰此禮之至薄者厚
則有玉帛之類故云以上以包之則自當訓作由存疑
說主邢氏

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時講以驕吝粘才美云
以才驕人以才自吝其說本於蒙引實未當還是兩開
說去爲是細讀註及小註自見小註云聖人只是平說
有周公之才美而驕吝連他才美壞了况無周公之才
美而驕吝者乎甚言驕吝之不可也曰甚言其不可明

是連無才美者包在內若說有才美者是以才美自驕
吝彼無才美者又以何事豈反不驕不吝乎蓋驕吝二
字原說的廣程子氣盈氣歉甚渾妙人苟德有未足便
墮此兩個坑坎驕字易說吝字當以易經中吝字參看
輔氏云不能居廣居立正位行大道爲向上一著事胡
氏云驕張皇吝收縮程子曰人若吝時於財上亦不足
於事上亦不足必有歉之之色張子曰人之不能行已
者於其所難者則惰其異俗者雖易而羞縮意思齷齪
無由作事味此數語可得吝字之解何必粘著才美古
人所謂口欲言而躑躅足欲前而趑趄又吝字正解也

蒿菴閒話

卷二

七

食饘而餉注饘飯傷熱濕也餉味變也傷熱濕者本其
致餉之由言之非二事也近作文者多以二事敷衍失
之矣爾雅釋器云食饘謂之餉郭注云飯穢臭見論語
殊分曉

足食足兵註中倉廩實指民之倉廩武備修謂弓矢甲
冑之屬也去兵者如云器械不必精利卽孟子制梃以
撻秦楚之意時藝有以民卽爲兵入講者甚可笑不知
當時無召募之法未有以人爲兵者夫子言去兵何嘗
都無卒伍什兩之法哉

顏子所以不貳過者以其心常存而主於理故能有不

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

麻冕用三十升布鄭註以朝服十五升因倍其數而解之似無別據顧疑其難成良可疑也

魯人獵較注趙氏張氏之說不同其歸則一獵後若不較所獲之多少則獵時自不攫奪古人田獵旣畢擇取三等中殺者每等得十以充君庖其餘以與士報習射於射宮射而中田不得禽則得禽田得禽而射不中則不得禽蓋田時各奮勇武及旣獲則公之辭讓而後取也若夫獵較者不復習射惟以所獲之多少爲所取之多少當其獵時自互相攫奪此亦古法變壞之一端然

蒿菴閒話

卷二

六

皆用以祭其祖先殊無大過夫子欲革其俗故先簿正祭器使上下尊卑祭有常器器有常品用三鼎五鼎者乃有獸腊庶人只用特牲則所獲兔麋之屬皆不得用而人將漸知顧禮覺其攫奪之非而復古者習射之制矣

白駒於焉嘉客殆以實字爲虛字如云善自客留於此也子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求全身名之道無出此者矣

車有收以斂載小戎取行不取載故棧其收此軫制也駕服馬者衡從前軫稍曲而上向下鉤衡者梁輶也恐

其不堅以皮五處束之絜然有文也此鉤衡之制也設游環於服馬背上引驂之外轡貫其中而執之使不得出又以皮二條前繫衡兩端後繫軫兩端使驂不得入此御驂之制也於陰板之上別設鞞二條以繫驂之頸以白金鑿續鞞之環以爲飾此驂馬引車之制也

二章鍔以釧鞞置釧環於軾前以繫兩驂內轡而以白金飾其上也轡是絡首者鞞是繫頸者不可混

三章被甲之馴甚和矣三隅之矛以白金飾其鏞矣畫雜羽之中于苑然有文矣弓則以虎皮爲鞞馬則金鏤爲膺交鞞其二弓以備壞以竹爲閉以緄滕之

蒿菴閒語

卷二

九

月出一章用字多不可解姑以意強釋之僚劄並訓好貌僚訓明也好者便娟媚麗之謂明則顧盼生姿光彩動人如有暉耀也窈訓幽遠糾訓愁結凡人中有所慕心之所馳都非耳目間事之此之彼詭曲難詰其念專凝盤旋于此而不可解故曰窈糾 悄字王氏以爲言不說而靜默錢氏以爲默憂凡有憂者多不言二解得之俗亦云悄無聲正此字 憂受訓憂思亦有勉強忍受不能自聊之意 怪王氏以爲不安而騷動如云怔忡攪亂也只是意亂心煩之謂 天紹訓糾緊之意中心煎迫不得舒縱也 慘王氏言不舒而憂愁似不共

貼似是慘瘁不樂之意男女相悅手癡百怪詩可謂能
言麗情矣

人道之當然而不可違者義也天道之本然而不可爭
者命也貧富貴賤得失死生之有所制而不可強也
君子與小人一也命不可知君子常以義知命矣凡義
所不可卽以爲命所不有也故進而不得於命者退而
猶不失吾義也小人常以智力知命矣力不能爭則智
邀之智力無可施而後謂之命也君子以義安命故其
心常泰小人以智力爭命故其心多怨

高卷閒話

卷二

三

後安之者也聖人之於命安之矣實不以命爲準也而
以義爲準故雖力有可爭勢有可圖而退然處之曰義
之所不可也義所不可期曰命矣故孔子之於公伯寮
未嘗無景伯之可恃也於衛卿未嘗無彌子瑕之可緣
也孟子之於臧倉未嘗無樂正子之可力爲辨而重爲
請也亦曰義所不在耳義所不在斯命所不有矣故聖
賢之於命一於義者也安義斯安命矣衆人之於命不
必一於義也而命皆有以制之制之至無可奈何而後
安之故聖賢之與衆人安命同也而安之者不同也

學記曰凡學之道嚴師爲難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

民知敬學後世既無碩師爲人所宗仰者須推一古人爲其矜式如有明之尊程朱是也故其初年人材蔚興風俗醇美隆萬而後人敢肆爲異論至於醜詆程朱幾如三家村老學究且漸漸侮及先聖於是名檢大裂無禮無學而天下遂大壞矣

有所爲而爲善便是不誠不誠便是不善有矜炫於人而爲善者有希圖報應而爲善者世俗衰薄不墮此便入彼若能知是本身分上事不爲便不可爲人眞實改過遷善方是兩腳踏實地

物之做以永終而見其宜做也久矣至永終而始見耳

蒿菴閒語

卷二

三

君子見其始循其節數而審求之其後千年可一口決也此愚人之所駭而智者之所信

今夫陳敗亡之蹟而觀之無無因而得者守誦者之所明也吾所不及見不及聞與吾所已見已聞人無異情事無異勢如之何不可以相求也

人生而靜靜者之生之道也動者之死之道也然人不能靜而無動聖人立禮節以靜其外舉理義以靜其內故曰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息氣恒多生理亦或以全也

左傳子產不毀鄉校仲尼聞之曰謂子產不仁吾不信

也此吾夫子言仁一大公案也仁字最難識從此處反參之則仁之爲仁瞭然矣

嘉靖八年林希元上荒政叢書言荒政有二難曰得人難審戶難有三便曰極貧民便賑米次貧民便賑錢稍貧民便賑貸有六急曰垂死貧民急餽粥疾病貧民急醫藥病起貧民急湯米旣死貧民急墓瘞遺棄小兒急收養輕忿係囚急寬恤有三權曰借官錢以糴糶興工作以助賑貸牛種以通變有六禁曰禁侵漁禁攘盜禁遏糴禁抑價禁宰牛禁度僧有三戒曰戒遲緩戒拘文戒遣使屠緝眞荒政考詳矣不及次崖之約而盡也

蒿菴問話

卷二

三

人能無求固自佳事此中大有事在非一無求可了古來隱逸差等極多漸之上九曰可用爲儀蠱之上九曰高尚其事此豈處士純盜虛聲者比哉不然販夫菜傭絕意仕進亦可以高士目之矣

盜鹽篇莊子明是非之不易爭也知其不易爭而安之雖無救於彼之非猶可以得乎此之是老氏自全之術也知其不易爭而必欲爭之爭之而勝我無益於是之分而增一爭之失爭之而不勝旣多一爭之失而兼失其是之分則此之是彼非之資也何如不爭之爲得也豈特老氏夫子亦言之矣曰邦無道危行言孫孫者不

爭之謂也

人有資性醇厚立身謹愿而好詆程朱者於集註本義諸書皆極力吹索妄生穿鑿必別立一解欲駕其上若肯平心下氣於先儒成說心體而躬踐之豈不有益乃費盡聰明祇成一無忌憚罪過亦深可惜推原其故自良知之說一倡一二妄人遂敢肆口訕笑儒先其說流布四方雖有美質亦被引壞百年以來餘毒未殄近日雖號爲遵註其人大率意在制義揣摩時趨而已至於古人爲人苦心著書本旨皆未暇體究其中一種平淡真切之味實未曾細咀而熟嘗之也勿怪乎異說之紛

蒿菴閒話

卷二

三

紛也六月偶閱人易變說感而書此

有一良友平生有志於學中間忽被細人誑誘自荒於酒百勸不同又爲佛者所惑自是遂不復言學一日取朱子文集四冊贈之冀有感悟不數日發回作中庸說一卷約有萬餘言皆極力辨駁朱子之失大率引佛氏之說以解學庸論語爲之叱歎累日令子姪輩爲焚其說其人以長厚爲鄉里所推亦能深思快譚嘗一遊廬山稍見佛氏書遂至於此自後遂頹惰荒廢遺落世事獨時時縱筆爲詩文不別好醜類狂易云

荀子云國法禁拾遺惡民之慣以無分得也此語有味

人偶有所得於分之外必不能復力於分之內其得失常相敵而用之也必侈侈於用而不力則立盡之術也原其始則無分之得爲之禍也故治民者惡之

仲尼之門人其賢者多矣而世稱七十子太史公取弟子籍出古文者爲列傳然與家語少異荀卿稱仲尼弟子別有林放蘧伯玉申枨申黨史記所不載宋思陵摹石臨安御贊及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秦檜記此本蓋從臨安石本傳纂雖年代久遠而典型具存彷彿復見洙泗之間斷斷如也韓子曰惜乎吾不及其

蒿菴閒話

卷二

三

時揖讓其間撫卷太息久之

今人好以古官名相稱謂其職掌崇卑多不相類最甚者莫如以知州爲刺史漢初置州牧建武十八年罷州牧置刺史刺史卽牧之職也特名異耳專制一方凡郡守縣令皆所統御今知州視之懸矣以是相稱不近誣乎

益人神智信莫如書所謂書指經傳史記之屬若申韓管商及稗官小說最壞人心術敗人德業不可不慎也曰諸葛武侯以申韓之書教後主非與曰此武侯誤用心處當時效驗已自可見世人以雜書教子弟謂有神

文筆不知人之能作文字者原無待於此其不能者讀此終亦無益而刻薄狡獪淫泆放縱執拗穿鑿諸病紛紛起矣有心世道者當嚴禁而痛懲之

漢書儒林傳王式曰聞之於師客歌驪駒主人歌客毋庸歸今日諸君爲主人日尚早可未也注驪駒在門僕夫具存驪駒在路僕夫整駕其詞也今人或以送別之詞爲驪駒失考矣

一言一動不可不慎富貴不慎便易歛怨貧賤不慎便易來侮

取士雜則士習日苟吏治衰則學術日壞勢使然也明

菁菴閣話

卷二

五

乎此者可以言選舉之法矣

日之明者樂得天下之美以爲養失美得惡則明者不如瞽者之無與於見也故治世貴智而亂世貴愚是非之分不明所以安吾內者多也

貴無定相見有藉之貴者貴也必矣故大將之門多將材巨富之室多力僕何也以是人皆待我而貴且富也待我而貴且富我亦待之貴矣

傲人者於人無損在己則爲惡德媚人者人未必悅在己則爲辱行是故君子守禮之爲貴

陸氏樹聲云凡處人己之間遇事之可否以理裁之則

可以氣加之則不可
曾子易簣事當時季氏何故以大夫之簣賜於士曾子
亦何故受之嘗見一書說楚國曾聘曾子爲相是當時
亦曾做大夫來故季孫得以此爲遺旣已去位則此物
便非所宜故及其疾病一聞人言卽舉而易之未知是
否

諸子之說曰亡者東走逐亡者亦東走言跡之不足以
徵心也此說不然亡者東走逐亡者亦東走此自走之
始言也同走未幾而走者異矣其人而亡者歟始而東
終而亦東者也不然則逐者逮之而後西者也其人而

齊菴閑話

卷二

美

逐亡者歟始而人東亦東繼而人東已必西也逮人則
與人俱西不逮人則人東已獨西也甲獲兔而乙攫之
其爲爭易知也有人助甲而拒乙其爲助爲爭不易知
也未幾而亦無不可知在乙旣拒之後也拒乙而安坐
其旁無所與利者真助甲者也乙旣拒而自攫之甲或
分甲之半則非助甲也與乙同爭而異獲也則知謂跡
不足以徵心者妄說也唯當勿眩於其始耳眩於始則
必誣善而爲不善者所欺不能徐俟之過耳不能徐俟
而眩於其始遂謂跡不足徵心而概略之勢必至苛以
繩善人而寬以容罷士小人愈有以自託而君子且無

以自立何者跡也者名教之大坊也聖賢之所慎立而世守庸妄者之不便也

禪宗者在昔爲佛法之幹蠱在今爲文士之變相惟其爲幹蠱也故直指心性不立文字今則標奇選異炫耀世俗依然噉名積習耳勿論爲吾道之畔亡卽在彼法當亦無所裨補也

月令仲夏農乃登黍天子乃以雛嘗黍鄭註登進也以嘗雛也而云以嘗黍不以牲主穀也正義曰黍是火穀於夏時與雛同薦之如鄭此言則黍非新成直取舊黍故下孟秋云農乃登穀注云黍稷於是始熟明仲夏未熟也又按夏小正五月始云種黍菽麋豈可云此時已登新黍乎

高菴閒語

卷二

七

昔者子之先君子喪出母乎夫出母者所生之母也呂相絕秦曰康公我之自出則出之爲生也明矣南城張教授孟常所言以辨孔氏不曾出妻出母非被出之母乃謂自所自生之庶母也

氏族博考云張氏世仕晉晉分爲三又世仕韓此卽晉之公族以字爲氏者譜家謂黃帝子少昊青陽氏第五子揮爲弓正觀弧星始制弓矢主祀弧星賜姓張氏此非命姓氏之義也按晉有解張字張侯自此晉國有張

氏則因張侯之字以命氏也

春將雨則必寒與平旦日將出而寒同陽氣動手內在
外之陰爲陽所迫故寒勢愈甚傷寒者將汗而戰慄不
自勝亦此意也屯卦之象正類此

按春秋襄公十有三年夏取郟杜注云郟小國也任城
亢父縣有郟亭今吾邑豈古任城亢父耶此蓋承通志
之誤而不深考耳通志旣以臨邑爲春秋之隰又以濟
陽爲春秋之郟濟陽固併臨邑之半不聞古臨邑有隰
又有郟則郟何得在今濟陽耶愚嘗思其致誤之故晉
任城亢父屬高平國與濟陽郡同在兗州都內當杜氏

菁菴閒語

卷二

一

作注時郟固在任城亢父中間分合不恒郟城或在濟
陽封域之內未可知也但古濟陽非今濟陽矣城西二
十五里有廢城故址周四里許人以爲郟城其旁纍纍
高塚五六俗卽以爲郟王墳皆承訛習舛轉生枝節者
矣嘗思今之濟陽固臨邑之東西圖也自臨邑之東西
圖以求當時臨邑之縣治當不出此數十里內矣而他
處不聞有城故址可按驗者竊疑此城殆故臨邑城也
安得塗泥榛莽中突出片石以証吾之言乎

華陽國志云周失綱紀獨先稱王有蜀侯蠶叢其目縱
始稱王次王曰柏灌次王曰魚鳧後有王曰杜宇教民

務農七國稱王杜宇稱帝號曰望帝更名蒲卑會有水
災其相開明決玉壘山以除水害帝遂委以政事法堯
舜禪授之義遂禪位於開明帝升西山隱焉時適二月
子鵲鳥鳴故蜀人悲子鵲鳥鳴也據志所言蜀帝自以
二月捨位去子鵲自以二月鳴蜀人感鳥鳴而思故主
非蜀帝化子鵲也

近日吾鄉蒙師爲童子描上大人常倒書爾小生八九
子二句不知其爲韻語也此語不知有自何時惟見禪
宗正脈臨濟宗載之提刑郭祥正字功甫謁白雲禪師
白雲上堂曰夜來枕上作得个山頌謝功甫大儒遠訪

蒿菴閒話

卷二

无

之勤當須舉與大眾已後明分舉似諸方豈惟謝功甫
直要與天下有鼻孔衲僧脫却著肉汗衫乃上大人孔
乙己化三千七七十士爾小生八九子佳作仁可知禮也
郭初疑後聞小兒誦之忽有省以書報雲雲以偈答曰
藏身不用縮頭歛跡何須收脚金烏半夜遶天玉兔趕
他不著白雲之意蓋欲合儒釋而一之

綜核之說可除蒙蔽其病必至苛察權謀之說可開昏
塞其失爲機詐曠達之說可破拘攣必至破名檢清靜
之說可息覓覓必至於廢人事報應之說可以勸善懲
惡必至覬倖而矯誣緣業之說可以寬忿寡怨必至疏

骨肉而怠修爲養生之說可拯殉愆之害而已

自古無停喪之俗自建安離析永嘉播遷於是有所不得已而停者而晉書慕容儁載記常煒言魏晉之制祖父未殮葬者不聽服官南史兗州刺史滕恬爲丁零翟所殺尸喪不返恬子羨仕官不廢論者嫌之鄭鮮之傳南齊書高帝時烏程令顧昌立坐父法秀宋泰始中北征死亡屍骸不反而昌立宴樂娛遊與常人無異有司請加以清議本紀振武將軍邱冠先爲休留茂所殺喪屍絕域不可復尋世祖特勅其子雄方敢入仕河南氏羌傳當禮壞樂崩之日而猶爲之禁先王之遺教未亡可

蒿菴閒語

卷二

三

見於此矣今之人死非戰場棺非異域而停久不葬曷不舉魏晉之制而著之於令乎

按呂令五月令民勿艾藍以染鄭氏注曰此月藍始可別夏小正正月啓灌藍蓼葢種藍之法先蒔於畦生五六寸許乃分別栽之常六七莖爲一叢卽小正所云啓灌者也藍蓼藍之似蓼者藍有數種蓼藍今名小藍此種爲優八月方可染金氏以啓灌爲取汁又以藍蓼爲二種蓼以爲麩並誣五月取汁者則大葉藍耳且惡旨酒之主豈肯蒔蒔於麩藥間哉

鄭元注引用杜子春鄭大夫鄭司農之說子春河南縵

氏人生漢末至永平初尚在年九十餘鄭眾賈逵皆受業焉大夫者河南說鄭興少贛司農者鄭眾仲師興之子也

後漢劉翊傳陽翟黃綱恃程夫人權力求占山澤以自營植种拂召翊問曰程氏貴盛在帝左右不聽則恐見怨與之則奪民利爲之奈何翊曰名山大澤不以封蓋爲民也明府聽之則被佞倖之名矣若以此獲禍四於申甫則自以不孤也拂從翊言遂不與之名山大澤不以封蓋爲民也四字注疏家所不及直會得先王立制本意是爲眞經術方种拂問時二念交戰翊舉故典以助其氣遂能拒權倖止侵漁是爲經術實用然在拂先有慮奪民一念故能聞言而决若無爲民種子在共胸中一聞此言不笑則叱之矣

蒿菴閒話

卷二

三

靳公維賢自濟陽知縣陞德州知州上任日見山西巡撫楊順坊即停輿問曰此賊尚未死耶左右曰死矣尚有子孫耶曰微弱不能自立矣曰便宜却老賊即遣人剔取其銜名以下大書曰殺人媚人奸賊一名楊某押送州獄特作一柙牀盛之楊氏子孫皆逃避一時姦豪爲之咋指歛跡公治縣多著能績然疾惡太嚴大致如此所謂殺人媚人者蓋沈氏事也尹先之曰此公正是

崑銅一輩人故見順名如見血仇也又曰順若逢公當飽
公老拳公若逢順亦當遭順毒手
後漢周舉傳太原舊俗以介子推焚骸有龍忌之禁至
其亡月咸言神靈不樂舉火由是士民每冬中輒一月
寒食莫敢烟爨老小不堪歲多死者舉既到州乃作甲
書以置子推之廟言盛冬去火殘損民命非賢者之意
以宣示愚民使還溫食據此子推焚死以冬太原舊俗
寒食亦以冬今清明前一日俗以爲寒食殆有他故解
者以爲爲子推誤也

朱子曰康節詩云幽暗巖崖生鬼魅清平郊野見鸞鳳

蒿菴閒話

卷二

三

聖人道其常也只是就那光明處理會說與人那幽暗
處知得有多少怪異

子每習業未久輒以憂患而止王俞之曰人生適意事
少憂患時多古人文章德業恒於悲憤無聊中成之如
必待前憂盡釋始議覃思來者方新誰能逆拒恐遂負
初心矣子深念及禍金温其曰止計是非足矣若多方
計較安知辟禍之不適與禍逢也自恨弱植得良友一
言耳目加瑩血氣加王

與僧凡夫語次及避亂事曰亂固須避然不可遂失常
度命之所在巧拙莫移若只思苟免不顧理義平生學

問何在又余怒一人僧移書曰學者遇不如意事境前便須爲判曲直處分了卽放開心胸令如青天白日若事過時移尚自煎紫此是自生苦惱也

鄧溫伯嘗言喜怒哀樂發不中節不能辦一事不足治一人又曰人非忠孝爲心氣質粹美者不可令讀兵家言並有至理

張非聞名問達曰人爲異端所惑者必其於生死之際尚有係戀是不知天命之本然也或有已見道理尚惑於神怪者雖是膽薄亦是所見未透

百事平氣以御是一安樂法骨肉之內此法尤爲吃緊

菴菴閒話

卷二

三

卽事有拂逆當如治亂絲從容和順其結自解若動火力爭倍增惱害矣

舍爾靈龜觀我朶頤丈夫之深恥

子於人少違多順深恐自失君子和而不流一日三復之

世間矜貴艷羨之事皆無益於身豈惟無益出吾精者以取物物不可得而精者逐物而費故氣之不昌畜之者薄也畜之者薄取物之甚也老氏之所以貴畜也

蔡虛齋先生云善愛其身者能以一身而爲千載之業以一日而遺數百年之休當思千載之業如何百年之

休如何士人如醉如夢碌碌過一生者皆遺一日而失之者也

子業多作輟意所擬爲或因人言而止書此志悔事至不能思思之既得又苦不斷何怪其動而有悔也凡人情於我有未可者必我有以致之感應之理萬不失一須平心深思始見耳

歷城葉奕繩嘗謂懷麗明言強記之法云某性甚鈍每讀一書遇意所喜好卽劄錄之錄訖乃朗誦十餘遍粘之壁間每日必十餘段少亦六七段掩卷閒步卽就壁間觀所粘錄日三五次以爲常務期精熟一字不遺粘

蒿菴閒話

卷二

三

壁既滿乃取第一日所粘者收筒中俟再讀有所錄補粘其處隨收隨補歲無曠日一年之內約得三千段數年之後腹笥漸富每見務爲汎覽者畧得影響而止稍經時日便成枵腹不如予之約取而實得也葉有文彩善劇曲濟南人士推爲淹洽其所言真困學要訣予讀書苦不能記當時雖聞此法而不能用年旣衰暮迴憶舊所披覽已無隻字下筆窘索徒有悵恨見少年有志者輒述此語之不惟自悔亦冀此法不沒人間也

邢懋循嘗言其師教之讀書用連號法初日誦一紙次日又誦一紙並初日所誦誦之三日又並初日次日所

誦誦之如是漸增引至十一日乃除去初日所誦每日皆連誦十號誦至一週遂成十週人卽中下亦無不爛熟矣又擬目若干道書簽上貯之筒每日食後拈十簽講說思維令有條貫逮作文時遂可不勞餘力

張如命云東坡文字亦有信筆亂寫處如前赤壁賦壬戌之秋七月既望下云少焉月出於東山之上徘徊斗牛之間七月日在鶉尾望時日月相對月當在販訾斗牛二宿在星紀相去甚遠何緣徘徊其間坡公於象緯未嘗留心臨文乘快不復深考耳

邢延慶云居宮者每留心事上而不知恤下居家者多

膏菴閒話

卷二

五

留心恤下而不知事上真顛倒此語可爲名言

經傳用字有以相反爲義者如治亂曰亂去汚曰汚闢荒曰荒馴物謂之擾麗網謂之離多見爲祇見柏舟一篇之中目其匹爲特自謂曰人

近代官司上移下曰仰甘草名大苦唐宋官長稱秀才曰先輩

文移用查字本音槎浮木也乃以爲稽考之義音茶殊爲難通崇禎年始改用察不知何故其時文字避忌頗繁疑是親王諱

垂不注不音耐耐注戎服山形似之故以爲名也左傳

成公十六年鄢陵之戰卻至三遇楚子免胄而趨風楚
子使工尹襄問之以弓曰方事之殷也有執韋之跗注
君子也識見不穀而趨無乃傷乎杜注云韋赤色跗注
或服若袴而屬於跗與袴連

非君親之仇餘何首可釋非躊躇之惡餘過皆可原
成武諸生崔承先云左蘿石先生盡節後兩僕奉其遺
燼而南史閣部迎之淮上命之衰經主喪閣部諸公與
之哭弔成禮兩僕一名羅貫一名宋敬

韓淮陰有後爲韋姓土官蕭相國匿其子貽書尉佗封
海濱賜姓韋取韓字之半今蕭書尉詔並勒鼎彝

蒿菴閒語

卷二

五

遼陽道臣何應魁大同人方遼陷時與二妾俱死又大
陵河有副將何可剛不肯降爲軍士所殺二人俱死於
遼濱州趙生良璧所神遇者果何人歟

雷敷曰海中有獸名曰獨其髓入油中油卽沾水水中
生火不可救止以酒噴之卽滅不可於屋下收故曰水
中生火非猶髓而莫能李時珍曰此獸之髓水中生火
與樟腦相同其功當與樟腦相似按史載在一夷主人
有獻猛火油者其油得水愈熾以攻城燒人樓櫓或卽
此物敷云以酒噴之卽滅當亦禦之之法不可不知也
樟腦韶州所產猛火油亦商人所爲豈卽是物所造邪

喪大記夫人爲寄公夫人出節陳氏注云婦人不下堂此謂自房而出拜於堂上也大記又云婦人迎客送客不下堂下堂不哭此二段可訂近日婦人哭位之失蘇東坡與范子豐書云今日李委秀才來相別因以小舟載酒飲赤壁下李善吹笛酒酣作數弄風起水湧大魚皆出上有棲鶻坐念孟德公瑾如昨日耳據此書則赤壁賦所云客有吹洞簫者卽李委也乃云是楊繼昌得之石刻則何說其真得也

蒿菴閒話

卷二

三

籟字卽今通用眞書是也以其爲諱胥所便故名今人多以八分書爲隸非是

先師廟之有從祀其典甚鉅升黜屢經朝議洪武二十九年罷楊雄嘉靖九年罷公伯寮等十三人夫公伯寮之當黜不待言矣秦冉顏何二人則以疑史記誤書而罷愚謂過而廢之不如過而存之是當仍議復也楊雄之事莽戴聖之賊吏馬融之附勢誣賢王肅之畫象逆策吳濇之忘宋仕元俱無容平反他如荀况劉向賈逵何休王弼杜預並以學術有疵罷非如雄等之大傷名教卽不得復列兩廡亦當祀於鄉如林放例可也

夏小正曰正月啟蟄故漢氏之始以啟蟄爲正月中雨
水爲二月節及晉太和以後始改氣名以雨水爲正月
中驚蟄爲二月節至今相承不改
時文誤字甚多如堂廉二字出賈誼治安策今作堂簾
跣龜之士本漢武帝詔今作跣龜或作馳跣嘗見試錄
序中亦襲用不知其非殊可訝也

按司馬法一甸出戎馬四匹兵車一乘牛十二頭甲士
三百人步卒七十二人此六十四井所出也一同萬井則
戎車百乘是出賦者止六千四百井也一封十萬井則
戎車千乘是出賦者止六萬四千井畿內百萬井則戎
車萬乘是出賦者止六十四萬井當時土地之利寬以
予民者多矣後之君子乃好與百姓爭尺寸堯塉之土
視此何如

蒿菴閒話

卷二

五

方田法始於宋神宗景祐時其後屢行屢罷至徽宗大
觀五年復行方田官吏妄增田稅至並不食之山而方
之御史臺受訴有二百餘畝方爲二十畝者有二頃九
十六畝方爲七十畝者虔州之瑞金是也有稅租一十
三錢增至二貫二伯者有稅租二十七錢增至一貫四
伯五十者虔州之會昌是也民大擾懼乃遂罷之其時
又以中官楊戩主後苑作始立公田以樂尺打量民田

取其贏者入官別立租課有宋仁厚之澤盡矣

方田法用竹纏方量每百千步立封訖乃令民於方內認所種田竹纏不能引之使長稍屈稍邪便虧原數豪強者各自取盈則貧下者不得自有其地矣且有一段分割三四方內者奇零裘稅打算爲難一聽猾胥之分派此瑞金之所以有地而無地會昌之所以無稅而有稅也順治己亥東省行方田法親見其弊故知之頗悉孟子言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周以百步爲畝每里三百六十步方之當得一千二百九十六畝自九百畝而外尚餘三百九十六畝以爲溝塗遂路之地則地之不稅

蒿菴閒話

卷二

五

者多矣此商鞅之所以銳意剷除也

江陵集云皇城北苑中有廣寒殿瓦甃已壞榱桷猶存相傳以爲遼蕭后梳妝樓成祖定鼎燕京命勿毀以垂鑒戒詞人題詠甚多至萬曆七年五月四日忽自傾圮其梁上有金錢百二十文蓋鎮物也上以四文賜余其文曰至元通寶按至元乃元世祖紀年則殿創於元世祖時非遼時物矣以此見世所傳古蹟訛誤者多而信耳者往往據以爲真殊可笑也江陵此說甚足信而志帝京景物畧者固公鄉人顧猶遺此證據則何也

歷法每十九年爲一章第一章之初年月日時俱會於

甲子朔旦冬至是爲歷元以後章首冬至必在朔旦而非甲子日時四章七十六年爲一節朔旦冬至在夜半子與第一章同而月日非甲子二十節爲一紀凡一千五百二十年冬至朔旦乃甲子日甲子時而非甲子歲首三紀共四千五百六十年至朔同日而年月日時俱會於甲子如初矣孟子所謂千歲之日至正求此一元之初年月日時俱會甲子朔旦冬至者也近代推歷者斷自宋文帝元嘉元年甲子爲始入元上年癸亥閏四月六月朔大暑十一月朔甲子冬至數至明天啟癸亥共計二十甲子一千二百年則崇禎庚辰實第一紀第

蒿菴閒話

卷二

甲

十七節之一年也

近俗喜聯宗凡同姓者勢可藉利可資無不兄弟叔姪者矣此風大盛於唐其時重舊姓故競相依附至於每放一榜諸中式人與主司同姓者則爲姪其母與主司同姓則爲甥其妻與主司同姓則爲姪壻與主司之母同姓則爲表姪與主司之妻同姓則爲妻姪姓稍孤僻或上推至祖母曾祖母必求有當交互組織無非嫡親骨肉眞異事也又有可異者杜子美重送劉十弟判官詩云分源豈韋派別浦雁賓秋年事推兄忝人才覺弟優注云劉杜本一姓故公與劉十爲兄弟習俗移人一

至此乎

聞京師之俗有喪者用僕隸代哭甚者以乞丐代之濟南城中人間有用之者名曰號喪鄉間則無此事蓋誤讀文公家禮代哭之文而致此謬也家禮本用儀禮儀禮士喪禮云乃代哭不以官鄭注云代更也孝子始有親喪悲哀憔悴禮防其以死傷生使之更哭不絕聲而已人君以官尊卑士賤以親疎爲之三日之後哭無時周禮孝壺氏凡喪縣壺以代哭

學者知縱酒宿娼賭博之當戒不知說閒語看閒書管閒事之尤當戒前三事固下流之歸稍知自愛皆能決

蒿菴閒話

卷二

聖

去不爲後三事初若無害其廢業敗德生禍究竟不異然其毒伏藏甚深人多不覺及其旣覺已難追悔閱此頗多各知自警

五帝紀堯知子丹朱之不肖不足授天下於是乃權授舜授舜則天下得其利而丹朱病授丹朱則天下病而丹朱得其利堯曰終不以天下之病而利一人而卒授舜以天下此史遷以世俗之見妄測聖人也以事實論之以天下授舜天下固利矣丹朱亦不病授丹朱天下固病矣丹朱亦不利聖人舉動如天施地生萬物咸若豈有欲利天下而獨病其子之理殆與陳亢疑孔子遠

其子識見畧同且其於利病反覆計較始而牽縈繼而痛割聖人心事斷不爾爾

夏本紀云禹傷父功之不成受誅乃勞身焦思居外十三年過家門不入云云寫出聖人仁孝沈痛精誠直至地平天成止了幹盡一事勿論功能二字不足言卽悲天憫人猶是聖人安常處順之事非所以論禹也

史記載武王至紂死所自射之三發矢以黃鉞斬紂頭懸之太白之旗信如此言武王豈特非聖人已也新語云紂死紂之官衛舉紂之軀棄之王門之外民之觀者皆進蹴之武王乃使人帷而守之此爲近情史乃舍此蒿菴閒話

卷二

聖

而錄彼何也

厲王之難其所近者好利之榮夷公也幽王之難用事者好利之虢石父也大臣好利之效如此原二人所以見用則厲王先自好利而幽王愛嬖妾之故所謂木先蠹而後蟲生之也

芮良夫曰榮公好利而不知大難知好利者必愚史言石父爲人佞巧善諛知好利者必諂好利其病本愚詔其枝葉也

周惠王有弟頽之禍襄王有叔帶之禍悼王敬王有子朝之禍皆王心一念偏愛所致史曰初莊王嬖姬姚生

子頽頽有寵曰惠后生叔帶有寵於惠王曰景玉愛子
胡欲立之皆明著禍原以爲永監世俗每以誠意正心
爲迂談以此思之迂耶否耶一曰夏禮周文也一曰
刑政寬猛各適時宜如衣服之裘葛飲食之冬夏孔子
曰殷因於夏禮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者是也秦初
并天下所宜損益何如者乃推始終五德之傳自謂方
今水德之始必剛戾刻削母仁恩和義然後合五德之
數於是決意刑殺毒害天下而秦亦以亡如祁寒而飲
人以冰盛暑而附人於火不知裁成輔相之理而濟其
太甚以爲奉若天道知時變者如是乎其君臣好謂人

蒿菴閒話

卷二

三

愚儒此獨不爲愚乎雖始皇天資自爾其使之自信不
疑者此五德之說也乃知世間異端邪說祿祥小數諸
不在詩書六藝之科者皆能殘害生民滅人國家也趙
盧生說始皇曰今上治天下不能恬淡此語實黃老本
旨盧生在彼法殆似知道者他語則誕甚或隨俗俯仰
之言耳卒能脫身亡去亦其知道之驗根春
秦世以誅刑立威及其既衰生一胡亥殺扶蘇夷滅諸
公子又生一趙高殺胡亥生一子嬰殺趙高又生一項
羽殺子嬰而秦無遺類矣展轉相殺皆襄公以來嚴慘
之習漸積而致然也易曰積不善之家必有余殃此之

謂也

天生項羽以助沛公滅秦耳夫滅自不合項羽得以宰割生人和風麗日之下不容復有霜雪仁暴之氣互爲盛衰勢自然也其死時特出一語曰是天亡我殆鬼神或使之

濟陽張稷若先生蒿菴閒話二卷向有真合齋磁版

印本益都李南澗大令文彙又刻於嶺南歷城周林

汲太史永年編入貨園叢書其版今並不存夏邑汪

夢岩吉士汝弼出宰濟陽錄得此本余復從周朗谷

刺史震甲處借得舊本是正訛字此書自敘謂無關

蒿菴閒話

卷二

四

經學不切世務故命爲閒話然書中教人以說勝話看閒書管閒事爲當戒先生邃於經學達於世務凡所劄記皆多精義固非閒話之比而夢岩多識前言嘉惠來者刊以公世不同閒書卽余助搜討之勤在較讐之役亦或勝於閒事也嘉慶丙子二月二十七

日常熟蔣因培記於濟南旅館

板存濟南府鍾樓寺街南

首路東英華齋刻字書處

銘

